

明

紀

冊
三

明紀卷第五十七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補纂

莊烈紀六

起崇禎十六年癸未訖崇禎十七年甲申三月凡二年

十六年春正月丁酉有以城下賊者城陷一鶴自經留守沈壽崇鍾祥知縣蕭漢俱死之副使張鳳翥創重卒先是良玉軍擾襄樊一鶴疏糾之良玉走承天乞饟於一鶴不許良玉銜之一鶴謀留良玉兵良玉走武昌故及於難賊將發獻陵有聲震山谷懼而止分兵旁掠諸州縣潛江京山雲夢黃陂孝感皆陷攻鄭陽十日不克乃退黃陂知縣夏統春力戰被執指賊魁大罵賊支解之雲夢知縣譔吉臣應城訓導張國勳沔陽同知馬麟皆不屈死麟芳之孫也鄉民多結寨自保賊將白旺連破數十寨應山舉人劉申錫雲夢諸生袁啓觀安陸諸生廖應元竟陵彭大翮以戰守被執死江陵舉人陳萬策李開先爲降賊御史石首喻上猷所薦以被徵自盡孝感鄉官知縣程道

壽以殺賊所置掌旅見殺賊先驅偪漢陽良玉始去居人登蛇山以望叫呼更生曰左兵過矣自成自號奉天倡義大元帥號羅汝才代天撫民威德大將軍分其衆曰標營領兵百隊曰先後左右營各領兵三十餘隊標營白幟黑纛自成獨白纛大纛銀浮屠左營幟白右緋前黑後黃纛隨其色五營以序直晝夜次第休息巡徼嚴密逃者謂之落草磔之收男子十五以上四十以下者爲兵精兵一人主芻掌械執爨者十人自成軍令不得藏白金過城邑不得處室妻子外不得攜他婦人寢興悉用單布幕絲甲厚百層矢礮不能入一兵倅馬三四匹冬則以茵褥藉其蹠剖人腹爲槽以飼馬馬見人輒鋸牙思噬若虎豹軍止卽出校騎射曰站隊夜四鼓蓐食以聽令所過崇岡峻坂騰馬直上水惟憚黃河若淮泗涇渭則萬衆蹶足馬背或抱鬣緣尾呼風而渡馬蹠所壅闕水爲不流臨陳列馬三萬各三堵牆前者反顧後者殺之戰久不勝馬兵陽敗誘官兵步卒長槍三萬擊

刺如飛馬兵回擊無不大勝攻城迎降者不殺守一日殺十之三二
日殺十之七三日屠之凡殺人東屍爲燎謂之打亮城將陷步兵萬
人環堞下馬兵巡徼無一人得免張獻忠雖至殘忍不逮也諸營校
所獲馬騾者上賞弓矢鉛銃者次之幣帛又次之珠玉爲下自成不
好酒色脫粟粗糲與其下共甘苦汝才妻妾數十被服紈綺帳下女
樂數部厚自奉養自成嘗嗤鄙之汝才衆數十萬用山西舉人吉珪
爲謀主自成善攻汝才善戰兩人相須若左右手 張獻忠陷廣濟
庚申陷蘄州鄉官僉事李新指揮岳璧不屈死獻忠掠荆王宮伎樂
去羅田守將郭金城戰死 巡撫河南都御史王漢入永城聲言招
撫爲賊所殺參將陳邦治游擊連光耀父子皆戰死漢爲人負氣愛
士人有一長嗟歎之不容口僚屬紳士陳民疾苦或言己過則瞿然
下拜用兵與士卒同甘苦人樂爲之死 刑部尙書徐石麒據原詞
擬姜燠謫戍熊開元贖徒不復鞫訊帝責以徇情飭法令對狀石麒

援故事對帝大怒奪石麒及郎中劉沂春等三人官逮塚開元至午
門並杖一百塚已死塚弟行人垓口溺灌之乃復蘇仍繫刑部獄吏
部尚書鄭三俊帥同官合疏乞留石麒不聽後戌塚宣州衛開元杭
州 二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大清兵攻下海州贛榆沭陽豐縣沭陽知縣劉士璟豐縣知縣劉光
先並死之己巳范志完趙光抃會師於平原言官論志完光抃者益
衆帝猶責志完後效先是萊陽被圍知縣陳顯際與里居主事宋應
亨謀城守應亨及族子故侍郎玫邑人趙士驥出貲治守具城上火
礮矢石並發圍乃解及是

大清兵復至城破顯際應亨玫士驥並死之 李自成之下宛葉克
梁宋也兵強士附有專制心顧獨忌羅汝才乃召汝才所善賀一龍
宴縛之三月庚子晨以二十騎斬汝才於帳中悉兼其衆自成在中
州所略城輒焚毀之及據荆襄改襄陽曰襄京修襄王宮殿居之牛

金星教以創官爵名號大行署置自成無子兄子過及妻弟高一功迭居左右親信用事田見秀劉宗敏爲權將軍李巖賀錦劉希堯等爲制將軍希堯號爭世王者也封崇王由櫜邵陵王在城保寧王紹玘肅寧王術授皆爲伯以降賊參政張國紳爲上相金星爲左輔來儀爲右弼其餘受僞職者甚衆使一功馮雄守襄陽任繼光守荊州蘭養成牛萬才守夷陵王文曜守澧州白旺守安陸蕭雲林守荊門謝應龍守漢川周鳳梧守禹州於是河南湖廣江北諸賊莫不聽命自成令由櫜諭降州縣之未下者不從并其弟河陽王由材世子慈輝等殺之 壬寅召對廷臣帝隕涕謂大學士吳牲曰卿向歷巖疆可往督湖廣師牲具疏請得精兵三萬自南京趨武昌扼賊南下帝方念湖北覽疏不悅留中牲請面對帝御文昭閣諭以所需兵多猝難集南京隔遠不必退守牲奏左良玉跋扈甚楊嗣昌九檄徵兵一旅不發臣不如嗣昌而良玉踞江漢甚於曩時臣節制不行徒損威

重南京從襄陽順流下窺伺甚易宜兼顧非退守陳演言督師出則督撫兵皆其兵牲言臣請兵正爲督撫無兵耳使臣束手待賊事機一失有不忍言者帝乃令兵部速議發兵尙書張國維請以唐通馬科及京營兵共一萬畀牲又言此兵方北征俟敵退始可調帝命姑俟之牲屢請帝曰徐之敵退兵自集卿獨往何益 張獻忠陷蘄水訓導童天申死之丁未陷武岡岷王企鵠遇害黃州城南門哭五日夜衆知禍必至傾城走婦女多不及行丁巳獻忠破黃岡知縣孫自一縣丞吳文燮里居副使樊維城指揮郭以重諸生易道暹並死之維城玉衡子也賊驅婦女剷城稍緩輒斷其腕血淋漓土石間三日而城平復殺之以填塹焉初蘄州破副使許文岐被執獻忠聞其名不殺繫之後營時舉人奚鼎鉉等數十人同繫文岐密謂曰觀賊老營多烏合凡此數萬卒皆被掠良民若告以大義同心協力賊可殲也於是陰相結期四月起事以柳圈爲信謀洩獻忠索之果得柳圈

縛文岐斬之將死語人曰吾所以不死者志滅賊耳今事不成天也
含笑而死 左良玉潰兵數十萬艨艟蔽江而下時降將叛卒率假
良玉軍號恣剽掠蘄州守將王允成爲亂首破建德劫池陽去蕪湖
四十里泊舟三山荻港漕艘鹽船盡奪以載兵聲言諸將寄帑南京
請以親信三千人與俱留都諸文武官及操江都御史至陳師江上
爲守禦士民一夕數徙商旅不行會南京都御史李邦華被召抵九
江歎曰中原安靜土東南一角耳身爲大臣忍坐視決裂袖手局外
而去乎乃停舟草檄告良玉責以大義良玉氣沮答書語頗恭邦華
用便宜令安慶巡撫發九江庫銀十五萬補六月糧而身入其軍開
誠慰勞良玉及其下皆感激誓殺賊報國一軍乃定邦華入見帝論
良玉潰兵之罪請歸罪於允成帝令良玉誅之良玉卒留允成軍中
不誅也

大清兵自山東還至近畿范志完趙光抃終不敢戰帝憂甚吳牲方

奉命辦流寇周延儒不得已夏四月丁卯自請督師帝大喜降手敕
獎以召虎裴度賜章服白金文綺上駟給金帛賞軍延儒既出駐通
州不敢戰惟與幕下客飲酒娛樂而日騰章奏捷帝輒賜璽書褒勵
大清兵北旋張國維檄光抃集唐通白廣恩等八鎮兵邀於螺山辛
巳大戰通等皆敗走總兵官張登科和應薦陳沒帝解國維職尋下
之獄 設九江總督以袁繼咸爲之從檢討汪偉之請也 河南凡

八郡三在河北自六年蹂躪後賊未再犯其南五郡十一州七十三
縣靡不殘破有再破三破者城郭邱墟人民百不存一朝廷亦不復
設官間有設者不敢至其地遙寄治他所其遺黎僅存者率結山寨
自保多者數千人小者數百最大者洛陽則李際遇汝寧則沈萬登
南陽則蕭應訓劉洪起兄弟各擁衆數萬而諸小寨悉歸之或附賊
或受朝命陰陽觀望其後諸人自相吞併中原禍亂於是爲極帝特
下詔蠲五郡賦三年諭諸人赦其罪斬僞官者授職捕賊徒者資金

復城獻俘者不次擢用然事已不可爲矣 總督廬鳳侍郎馬士英及陳永福盧九德討劉超永城連戰屢挫賊築長圍困之超故與士英相識緣舊好乞降士英陽許之超出見不肯去佩刀士英笑曰若旣歸朝安用此手解其刀已潛去其親信遂縛之獻俘於朝磔死張獻忠犯漢陽參將崔文榮自武昌渡江襲斬六百級五月癸巳朔漢陽陷 周延儒偵

大清兵去乃言敵退請下兵部議將吏功罪壬寅延儒還朝繳敕諭帝令藏貯以識勳勞論功加太師廕子中書舍人賜銀幣蟒服延儒辭太師許之 丙午修撰魏藻德爲少詹事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修撰超拜大學士前此未有也陳演見帝遇之厚曲相比附藻德居位一無建白但議令百官捐助而已 趙光抃請帝召白廣恩爲武經略廣恩以帝頻戮大將己又多過懼不敢至假索饗名頓真定吳姓密請帝嚴旨逮治而已力救帥之勦寇廣恩感甚無何帝遣中官

齎二萬金犒其軍且諭以溫旨廣恩遂驕不爲牲用大掠臨洛關徑歸陝西部所撥唐通兵陳演又請留云關門不可無備牲不得已遂辭朝先一日出勞從騎帝猶命中官賜銀牌給賞越宿忽下詔責其逗遛命輟行入直牲惶恐兩疏引罪戊申許致仕周延儒之督師也朝受命夕啓行蔣德璟謂兵部侍郎倪元璐曰上欲吳公速行緩言相慰者試之耳觀首輔疾趨可見牲卒遲回不肯行旣去官演及駱養性交構之帝益怒 初周延儒言老成名德不可輕棄於是鄭三俊劉宗周范景文倪元璐皆起自廢籍李邦華張國維徐石麒金光辰等布滿九列贈已故文震孟姚希孟等官中外翕然稱賢帝尊禮延儒特重嘗於歲首日東向揖之曰朕以天下聽先生因徧及諸閣臣然延儒實庸懦無材略且性貪當邊境喪師流賊勢張天下大亂延儒一無所謀畫用侯恂范志完督師皆僨事延儒無憂色而門下客董廷獻等因緣爲奸利又信用文選郎中吳昌時及給事中曾應

遴曹良直廖國遴楊枝起輩熊開元姜采廷杖下詔獄宗周光辰石
麒等罷延儒皆弗救朝議皆以咎延儒初延儒奏罷廠衛緝事都人
大悅朝士不肖者因通賂遺而廠衛以失權胥怨延儒又傲陳演演
銜次骨延儒薦駱養性掌錦衣衛養性狡狠背延儒與中官結刺延
儒陰事至是養性及中官盡發所刺延儒軍中事帝乃大怒諭府部
諸臣責延儒蒙蔽推諉事多不忍言令從公察議演等公揭救之延
儒席藁待罪自請戍邊丁巳帝許馳驛歸賜路費白金及廷臣議上
帝復諭延儒功多罪少令免議 鄭三俊端巖清亮正色立朝其長
吏部先後奏罷不職司官數人銓曹悉廩廩大僚缺官三俊數引用
賢士之廢斥者舉天下賢能監司張有譽侯峒曾馮師孔方岳貢等
五人天下廉能知縣夏允彝等七人人皆以爲當先是文選郎中缺
吳昌時方官禮部欲得之周延儒力薦於帝且以屬三俊他輔臣及
言官亦多稱其賢三俊遂請用昌時以他部調選郎前此未有也會

昌時以年例出給事御史十人於外言路大譁劾昌時紊制弄權連章力攻并詆三俊三俊乞休詔許乘傳歸孫傳庭兼督河南四川軍務高斗樞召游擊劉調元入城旬日間殺賊三千餘李自成自將來攻卒不克而去時湖南北十四郡皆陷獨鄖陽猶在自王永祚被逮連命李乾德郭景昌代之路絕不能至中朝謂鄖已陷不復設撫治及是斗樞上疏請兵始知鄖存衆議卽任斗樞而陳演與之有隙乃超擢徐啓元僉都御史任之漢陽旣陷武昌震懼湖廣新任巡撫王聚奎未至武昌素不宿重兵城空虛或擬撤江上兵以守崔文榮曰守城不如守江團風煤炭鴨蛋諸洲淺不及馬腹縱之飛渡而坐守孤城非算也當事不從賊果從團風渡江陷武昌縣縣無人賊出營樊口文榮軍洪山寺扼之已斂兵入城以他將代守賊全軍由鴨蛋洲畢渡抵洪山守將亦退入城文榮以武勝門當賊衝偕致仕大學士賀逢聖協守賊攻之不能下參政王揚基時已擢僉都御

史巡撫承天德安二郡未聞命尙駐武昌見勢急與推官傅上瑞詭言有事漢陽開門遁去人情益洶洶先是楚王華奎募兵自衛以張其在爲帥應募者率斬黃潰卒及賊間諜賊旣至其在爲內應壬戌開門納賊文榮方鬪還闔城門不及躍馬大呼殺三人賊攢槊刺之洞胸死逢聖被執叱曰吾朝廷大臣若曹敢無禮賊麾之去遂投河死攝江夏縣長史徐學顏格鬪不屈爲賊支解逢聖學顏家死者俱二十餘人通判李毓英武昌知縣鄒逢吉皆死經歷汪文熙巡檢戴良瑄俱不屈腰斬都司朱士鼎賊欲大用之大罵不屈賊斷其兩手黃陂縣丞薛聞禮禦賊見殺諸生馮雲路熊甯明睿尹如翁亦死焉

六月癸亥朔詔免直省殘破州縣三饗及一切常賦二年 進孫傳庭兵部尙書改稱督師加督山西湖廣貴州及江南北軍務賜尙方劍進高傑副總兵與白廣恩爲軍鋒廣恩鷙鷙素不奉約束而傑尤凶暴帝以傑爲李自成所切齒故命並隸傳庭辦賊 帝之令雷

續祚再奏范志完也續祚以志完周延儒門生意有所忌久不奏及延儒下廷議續祚乃言志完與工部尙書范景文諭德方拱乾給事中朱徽沈允培袁彭年等爲黨兩載僉事驟涉督師延儒罔利曲庇稱功頌德徧於班聯至中樞主計他乾沒無論請饒有饋天下共知疏入命議張國維及故戶部尙書李待問傅淑訓戶兵二科給事中荆永祚沈迅張嘉言罪而召續祚陞見續祚至京入對詆志完而稱趙光抃己卯逮志完并逮光抃駙馬都尉鞏永固疏救光抃不聽丙戌雷震奉先殿獸吻敕修省 張獻忠執楚王華奎籠而沉諸江盡殺楚宗室錄男子二十以下十五以上爲兵餘皆殺之由鸚鵡洲至道士汛浮觜蔽江踰月人脂厚累寸魚鼈不可食獻忠遂僭號改武昌曰天授府江夏曰上江縣據楚王第鑄西王之寶僞設尙書都督巡撫等官開科取士以興國州柯陳二姓土官悍勇招降之發楚邸金振饑民斬黃等二十一州縣悉附嘉魚知縣王良鑑蒲圻知縣

曾棊俱死事左良玉留安慶坐視不救總督江西湖廣應天安慶侍郎袁繼咸遇良玉於蕪湖激以忠義良玉乃徐溯九江而上時長沙大震承天巡撫王揚基帥所部千人自岳州奔長沙推官蔡道憲請還駐岳州曰岳與長沙唇齒也并力守岳則長沙可保而衡永無虞揚基曰岳非我屬也道憲曰棄北守南猶不失爲楚地若南北俱棄所屬地安在揚基語塞乃赴岳州湖廣巡撫王聚奎遠駐袁州憚賊不敢進道憲亦請移岳聚奎不得已至岳數日卽徙長沙道憲曰賊去岳遠可繕城以守彼犯岳猶憚長沙援若棄岳長沙安能獨全聚奎不從 秋七月由崧襲封福王 丁酉帝親鞫范志完於中左門召雷縝祚方拱乾廷質問志完逗遛淫掠狀志完辨拱乾亦爲辨問御史吳履中對如縝祚言問縝祚稱功頌德者誰對曰延儒招權納賄如起廢清獄蠲租皆自居爲功考選臺諫盡收門下凡求總兵巡撫者必先賄幕客董廷獻帝怒下志完獄而逮廷獻 周延儒旣去

給事中郝綱疏請除奸以指延儒帝不聽已而御史蔣拱宸劾吳昌
時贓私巨萬亦牽連延儒而中言昌時通中官李端王裕民漏洩機
密重賄入手輒預揣溫旨告人曹良直亦劾延儒十大罪帝怒甚乙
卯親鞫昌時於中左門折其脛無所承怒不解拱宸面訐其通內帝
察之有跡乃下昌時獄論死魏藻德薛國觀門人也恨昌時甚因與
陳演共排延儒駱養性復騰蜚語帝遂命盡削延儒職遣緹騎逮之
方帝鞫昌時作色曰兩輔臣負朕朕待延儒厚乃納賄行私罔知國
法命吳甡督師百方延緩爲委卸地延儒被糾甡何獨無旣而曰朕
雖言終必無糾者令錦衣衛宣甡入都候旨已敕法司議罪 己未
戒廷臣私謁閣臣 京師自二月至於是月大疫詔釋輕犯發帑療
治瘞五城暴骸 李自成據河南湖北十餘郡旣殺羅汝才賀一龍
又襲殺藺養成奪馬守應兵擊殺袁時中於杞縣遣使賀張獻忠於
武昌且脅之曰老猶猶已降曹操輩誅死行及汝矣獻忠大懼會左

良玉兵西上僞官吏多被禽殺獻忠乃悉衆趨岳州時十三家七十
二營諸大賊降死殆盡惟自成獻忠存而自成獨勁遂自稱曰新順
王集牛金星等議兵所向金星請先取河北直走京師楊永裕請下
金陵斷燕都饜道從事顧君恩曰金陵居下流事雖濟失之緩直走
京師不勝退安所歸失之急關中大王桑梓邦也百二山河得天下
三分之二宜先取之建立基業然後旁略三邊資其兵力攻取山西
後向京師庶幾進戰退守萬全無失自成從之決策西向孫傳庭之
敗於柿園而歸陝也大治兵制火車二萬輛益募壯士使白廣恩高
傑將欲俟賊饑而擊之而關中頻歲饑駐大軍饜乏士大夫厭苦傳
庭所爲用法嚴不樂其在秦相與譁於朝曰秦督玩寇又危語恫脅
之曰秦督不出關收者至矣兵部尙書馮元飈謂不可輕戰廷臣多
言不戰則賊益張兵久易懦元飈謂將士習懦未經行陳宜致賊而
不宜致於賊乃於帝前爭之曰請先下臣獄俟一戰而勝斬臣謝之

又貽書傳庭戒毋輕鬪白高兩將不可任禮部侍郎邱瑜亦言傳庭出關安危所系慎勿促之輕出俾鎮定關中猶可號召諸將相機進勦帝不從趨戰益急傳庭頓足嘆曰奈何乎吾固知往而不返也然大丈夫豈能再對獄吏乎不得已遂議出師聞自成憚潼關天險將自浙川龍車寨間道入陝西乃令巡撫馮師孔率四川甘肅兵駐商雒爲犄角牛成虎盧光祖爲前鋒由靈寶入洛高傑爲中軍檄白廣恩統火車營從新安來會左良玉赴汝寧夾擊陳永福守新灘已前鋒敗賊澠池 八月壬戌朔左良玉及方國安毛憲文馬進忠王允成等復武昌而監軍道王瓚沔陽知州章曠武昌生員程天一白雲寨長易道三皆起兵討賊蘄黃漢陽三府亦皆反正良玉乃入武昌立軍府招徠楚下流始定時張獻忠已陷咸寧蒲圻巡撫湖南都御史李乾德總兵官孔希貴等據陳陵磯拒戰三戰三克殲其前部獻忠怒百道並進乾德等不支皆走長沙丙寅獻忠陷岳州獻忠欲渡

洞庭湖卜於神不吉投蛟而詬將渡風大作獻忠怒連巨舟千艘載婦女焚之水光夜如晝騎而偪長沙巡按御史劉熙祚令蔡道憲親將所練壯丁五千總兵官尹先民副將何一德督萬人扼守羅塘河王聚奎聞賊偪大懼撤兵還城道憲曰去長沙六十里有險可柵以守毋使賊踰此聚奎不從時知府堵胤錫入覲未返通判周二南攝攸縣事城中文武無幾甲申賊薄城士民盡竄聚奎詭出戰遽率潰將孔全彬黃朝宣張先璧等走湘潭熙祚奉吉王慈陞惠王常潤奔衡州乾德亦走道憲獨拒守賊繞城呼曰軍中久知蔡推官名速降毋自苦道憲命守卒射之斃丙戌先民出戰敗還賊奪門入先民降道憲被執賊啗以官嚙齒大罵釋其縛延之上坐罵如故賊曰汝不降將盡殺百姓道憲大哭曰願速殺我毋害我民賊知終不可奪磔之健卒林國俊等九人隨道憲不去賊令說道憲降國俊曰吾主畏死去矣不至今日賊曰爾主不降爾輩亦不得活國俊曰我輩畏死

亦去矣不至今日賊并殺之四卒奮然曰願瘞主屍而死賊許之乃解衣裹道憲骸瘞之南郊遂自刎道憲時年二十九後贈太常寺少卿諡忠烈衡州桂王常瀛封地也聚奎兵至大焚劫常瀛慈炷常潤皆登舟避亂熙祚單騎走永州爲城守計聚奎復走祁陽乾德及監司以下皆遁士民奔竄衡陽知縣張鵬翼獨守空城庚寅賊至卽陷之脅使降鵬翼戟髯詈賊縛而投諸江常瀛等俱走永州時攝巴陵縣教諭歐陽顯宇臨湘知縣林不息湘陰知縣楊開攝醴陵縣縣丞賴萬耀攝寧鄉縣照磨莫可及衡山知縣董我前教諭彭允中攝武陵縣教授蔣乾亨及長沙舉人馮一第耒陽諸生謝如珂皆死事賊破澧州參政周鳳岐罵賊死參議陳瓊往救被執不屈死其他文武將吏非逃則降 督師兵部尙書孫傳庭出潼關次闕鄉李自成盡發荆襄兵會於汜水滎澤伐竹結筏人佩三葫蘆謀渡河傳庭分兵防禦師次陝州檄河南諸軍渡河進勦 改西法爲大統曆通行

天下 九月丙申張獻忠陷寶慶 南京操江故設文武二員帝欲
裁去文臣專任劉孔昭惠世揚拜副都御史遲久不至帝命削其籍
黃景昉具揭爭帝不悅己亥景昉致仕歸 初周延儒患言者攻己
獨念王應熊剛狠可藉以制之力言於帝遣行人召應熊已而給事
中龔鼎孳密疏言延儒起應熊以政本重地私相引援是延儒雖去
猶未去天下事何堪再誤帝留疏未下及延儒被逮知帝怒甚宿留
道中冀應熊先入爲請一日帝顧中官曰延儒何久不至對曰需王
應熊先入耳應熊至宿朝房請入對不許請歸田許之應熊慚沮而
返 孫傳庭師次汝州僞都尉四天王李養純降養純言諸賊老營
在唐縣僞將吏屯寶豐李自成精銳盡聚於襄城辛丑破賊寶豐斬
僞州牧陳可新等遂擣唐縣殺賊家口殆盡賊滿營哭傳庭進次邠
縣自成率萬騎還戰禽其僞果毅將軍謝君友斫賊坐纛尾自成幾
獲賊大敗奔襄城官軍進逼襄城賊懼謀降自成曰無畏我殺王焚

陵罪大矣姑決一死戰不勝則殺我而降未晚也官軍時皆露宿與賊持會天大雨道溽糧車不進士饑攻郟縣破之獲馬羸噉之立盡兩七日夜不止後軍譁於汝州降將李際遇通賊自成率精騎大至而遣輕騎出汝州要截糧道傳庭以乏食引退分軍三命白廣恩從大道還高傑隨己從間道迎糧留陳永福守營爲後拒前軍旣移後軍亂永福斬之不能止壬子賊追及之南陽傳庭問計於諸將傑請戰廣恩不可傳庭以廣恩爲怯廣恩不懌引所部遁去官軍還戰陷伏中賊陳五重饑民處外次步卒次馬軍又次驍騎老營家口處內官軍破其三重賊驍騎殊死鬪我師陳稍動廣恩軍將火車者呼曰師敗矣脫輓輅而奔傑登嶺上望之曰不可支矣麾衆走騎兵亦大奔火車傾軻塞道馬絀於衡不得前賊縱鐵騎凌而騰之步賊手白楛遮擊中者首兜鍪俱碎自成空壁追一日夜官軍奔四百里至於孟津死者四萬餘人失亡兵器輜重數十萬傳庭坐纛爲賊獲廣恩

走汝州不救初自成陷宜城邱瑜父民忠罵賊死瑜子之陶年少有幹略被獲自成用爲兵政府從事尋以本府侍郎守襄陽襄陽尹牛佺賊相金星子其倚任不如也之陶以蠟丸書貽傳庭曰督師與之戰吾詭言左鎮兵大至搖其心彼必返顧督師擊其後吾從中起賊可滅也傳庭大喜報書如其言爲賊邏者所得傳庭恃內應連營前進之陶果舉火報左兵大至自成驗得其詐召而示以傳庭書責其負己之陶大罵曰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耶賊怒支解之傳庭旣大敗傑隨之走垣曲由闕鄉渡河轉入潼關廣恩已先至張獻忠拆桂府材載至長沙造僞殿而自追三王於永州永州士民空城逃三王至王聚奎繼至越日孔全彬等亦至劫庫金去劉熙祚遣部將奉三王走廣西而已返永州拒守是月城陷賊騎追執熙祚赴衡獻忠踞桂王宮叱令跪熙祚不屈賊羣毆之自殿城曳至端禮門膚盡裂使尹先民說之終不變遂殺之事聞贈太常寺少卿諡忠毅賊

攻道州守備沈至緒戰沒其女雲英年十七再戰奪父屍還城獲全

是月鳳陽地屢震 冬十月辛酉朔享太廟 命有司以贖緩充

饗 孫傳庭之敗也詔加白廣恩蕩寇將軍緣道收潰卒以保潼關

李自成乘勝攻之廣恩力戰高傑以邠縣之敗廣恩不救己亦擁衆
不救廣恩廣恩戰敗丙寅自成破潼關傳庭與監軍副使喬遷高躍
馬大呼而沒於陳僉事楊王休降教授許嗣復詈賊死廣恩西奔固
原傑北走延安傳庭時年五十一屍竟不可得初傳庭之出師也自
分必死顧語繼妻張曰爾若何曰丈夫報國耳毋憂我後西安破張
帥二女三妾沈於井或言傳庭未死者帝疑之故不予贈廕賊連破
華陰渭南華州臨潼戊辰屠商州進攻西安巡撫都御史馮師孔整
衆守壬申守將王根子開門納賊城陷師孔及按察使黃綱長安知
縣吳從義指揮崔爾達俱投井死秦府長史章尙綱自經布政使陸
之祺里居郎中宋企郊僉事鞏煊俱降賊賊大掠三日乃下令禁止

秦王存樞被執其妃劉氏死之自成處存樞宮署置百官以存樞爲
權將軍永壽王誼侃爲制將軍改西安曰長安稱西京賜顧君恩女
樂一部賞入關策也先是戶部尙書倪元璐言天下諸藩孰與秦晉
秦晉山險用武國也請諭二王以勦賊保秦責秦王以遏賊不入責
晉王王能殺賊假王以大將軍權不能殺賊悉輸王所有饜軍與其
賫盜賊平益封王各一子如親王以報之疏入不報至是果悉爲賊
有焉時屬邑望風降咸陽知縣趙躋昌渭南知縣楊暄訓導蔡其城
商州參議黃世清蒲城知縣朱一統縣丞姚啓崇白水知縣宗室朱
洄澆教諭魏歲史訓導劉進城固知縣司五教中部知縣宗室朱新
鏞皆死事鄉官三原則巡撫焦源清焦源溥涇陽則僉事王徵耀州
則太常寺卿宋師襄富平則參政田時震侍郎朱國棟父崇德咸寧
則副使祝萬齡通判寶光儀知縣徐芳聲長安則知縣徐方敬舉人
宗室朱誼杲及席增光蒲城則御史王道純城固則參政張鳳翮皆

城破死節自成。大發民修長安城，開馳道。每三日親赴教場校射。百姓望見黃龍纛，輒伏地呼萬歲。諸將白廣恩、高汝利、左光先、梁甫先，後皆降。陳永福以先射中，自成目保山巔，不肯下。自成折箭爲誓，招之亦降。惟高傑爲李過所追，走宜川，渡入蒲津以守。張獻忠陷常德，發故大學士楊嗣昌七世祖墓，焚嗣昌夫婦柩，斬其屍，見血時獻忠已遣別賊東陷袁州。左良玉命副將吳學禮援之。江西巡撫郭都賢惡學禮淫掠，檄歸之，而自募土人爲戍守。丁丑，賊陷吉安，連陷永新、安福、廣東分巡南韶副使王孫蘭以連州守將據城。叛賊所設僞官傳檄將至，自縊死。高斗樞令王光恩復均州，劉調元下光化，躬帥將士復穀城。將襲襄陽，聞孫傳庭敗，旋師均州，復爲賊有。大清兵薄寧遠，李輔明馳援，軍敗，猶力戰沒於陳。潼關陷，帝召問大臣陳演言：賊入關中，必戀子女玉帛，猶虎在陷，竄兵部侍郎余應桂叱之曰：壯士健馬，咸出關西，賊得之必長驅橫行。大臣安得面謾。

濱股栗失色十一月命應桂兼右僉都御史總督三邊收邊兵勦賊
應桂以無兵無饟入見帝而泣帝但遣京軍千人護行給御用銀萬
兩銀花四百銀牌三百蟒幣二百雜幣倍之爲軍前賞功之用而已
馮元飈以病去薦李邦華史可法自代帝不用用都給事中張縉
彥代之 李自成遣李過以精卒數萬徇三邊甲午陷延安尋陷綏
德 自成詣米脂祭墓向爲官軍所發焚棄遺醜築土封之求其宗
人贈金封爵以去鳳翔不下典史董尙質開門迎賊知府唐時明被
執賊說降不從乘間自縊賊屠其城攝隴州同知薛應玠寶雞知縣
唐夢琨城陷死之始自成入陝西自謂故鄉毋有侵暴未一月抄掠
如故又以士大夫必不附己悉索諸摺紳榜掠徵其金死者瘞一穴
責渭南南氏饟百六十萬尙書南仲企年八十三矣遇害子主事居
業族子尙書居益賊誘之降不從加炮烙終不屈絕食而死有小吏
邱從周者長不及三尺乘醉罵自成曰若一小民無賴妄踞王府將

僭偽號而所爲暴虐若此何能久賊怒斫殺之 壬寅祀天於南郊

辛亥吏部侍郎李建泰副都御史方岳貢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

務故事閣臣無帶御史銜者自岳貢始岳貢本吏材及爲相務句檢
簿書請覈赦前舊賦意主搜括聲名甚損 癸丑范志完趙光抃棄

市時失事甚於前誅止士完光抃及永平順天巡撫馬成名潘永圖

總兵官薛敏忠副將柏永鎮其他悉置不問而保定巡撫楊進得善

去山東巡撫王永吉反獲遷擢焉 戊吳牲於金齒 李過所至風

靡傳檄榆林招降總兵官王定懼帥所部精兵棄城走時巡撫張鳳

翼未至城中士馬單弱人心洶洶布政使都任急集軍民慷慨流涕

諭以大義與督饟員外郎王家錄副將惠顯參將劉廷傑及在籍總

兵官尤世威尤世祿王世欽王世國侯世祿世祿子拱極王學書鎮

番李昌齡等數十人議城守衆推世威爲主帥無何賊遣使說降任

斬以徇廷傑大呼曰長安雖破三邊如故賊皆中州子弟殺其父兄

而驅之戰必非所願榆林天下勁兵一戰奪其氣然後約寧夏固原
爲三師迭進賊可平也衆然其言乃敵血誓師簡卒乘繕甲仗各出
私財佐軍守具未備賊大衆圍至月望城被圍廷傑募死士乞師套
部師將至賊分兵卻之攻城甚力官軍亦力戰殺賊無算男子皆乘
城家祿令婦人運水灌城冰厚數寸賊不能克益衆來攻起飛樓偪
城中矢石交至世威等戰益厲守七晝夜賊乃穴城置大礮轟之丁
巳城陷世威等猶督衆巷戰婦人豎子亦發屋瓦擊賊賊屍相枕藉
旣而力不支任家錄死之尤世祿侯世祿拱極學書俱不屈死學書
保子也賊怒廷傑句套部磔之廷傑弟廷魁收兄屍而死游擊傅德
潘國臣李國奇晏維新陳二典劉芳馨文侯國都司郭遇吉中軍楊
正鞞柳永年馬應舉旗鼓文經國守備尤勉惠漸賀大雷楊以煒指
揮李文焜李文燦皆死事里居副總兵尤翟文楊明張發王永祚參
將李應孝指揮黃廷政與弟千戶廷用百戶廷弼皆戰死里居主事

張雲鶚知州彭柳芳監紀趙彬中軍劉中祐皆不屈死參將尤岱
高鳴節千戶賀世魁指揮崔重觀材官李耀李光裕張天敘皆死之
而副將常懷李登龍游擊孫貴尤養鯤守備白慎衡李宗敘亦以守
鄉土遭難諸生則陳義昌沈濬沈演白拱極白含章張連元張連捷
李可桂胡一奎李應祥亦皆死一城之中婦女死義者數千人井中
屍滿賊遂屠其城世威世欽世國昌齡並被執縛至西安自成欲降
之四人不屈膝自成曰諸公皆名將助我平天下取封侯可乎衆罵
曰汝驛卒敢大言侮我自成笑前解其縛世欽唾曰驛卒毋近前汚
將軍衣自成怒皆殺之顯亦被執大罵繫至神木服毒死榆林爲天
下雄鎮地瘠饑乏然無一屈身賊庭者事聞帝嗟悼未及襄卹而國
亡賊乘勝陷寧夏慶王倬漕被執屠平涼韓王亶墻被執諸郡王宗
室及監司以下悉遁知府簡仁瑞自經死破慶陽參議段復興推官
靳聖居里居給事中麻僖並死之華亭訓導何相劉安化知縣袁繼

登寧州知州董琬攝秦州通判宗室朱廷彰皆死事賊別將賀錦犯
蘭州蘭州人開城迎賊肅王識鉉被執宗人皆死賊遂渡河降涼州
莊浪二衛 周延儒逮至安置正陽門外古廟上疏乞哀不許法司
以戍請同官申救皆不許十二月乙丑賜延儒死籍其家吳昌時棄
市 張獻忠陷建昌越六日丁卯陷撫州連陷萬載南豐廣東大震
南韶屬城官民盡逃賊有獻計取吳越者獻忠憚左良玉在不聽決
策入川中 賀錦進偪甘州巡撫都御史林日瑞聞賊急結西羌嚴
兵以待而自帥副將郭天吉等扼諸河干賊踏冰過直抵甘州城下
日瑞入城與總兵官馬爌等戰且守大雪深丈許樹盡介角幹折手
足數塚守者咸怨賊夜坎雪而登甲申城陷賊執日瑞誘以官不從
磔於市爌天吉及中軍哈維新姚世儒監紀同知藍臺里居總兵官
羅俊傑趙宦並死之俊傑一貴子也賊殺居民四萬七千餘人於是
肅州山丹永昌鎮番皆降獨西寧不下賊將辛思忠攻破之進掠青

海諸酋多降附三邊既陷賊無後顧長驅而東太子少保左都督山西總兵官周遇吉以蒲州北抵保德依黃河爲險沿河千餘里賊處處可渡分兵扼其上流以下流屬之巡撫都御史蔡懋德懋德以疲卒三千次平陽遣副將陳尙智扼守河津而連章告急請禁旅及保定宣府大同兵疾赴河干合拒遇吉亦請濟師於朝中朝言防河者甚衆然無兵可援僅遣副將熊通以二千人來赴時太原洶洶巡按御史汪宗友請晉王趣懋德還懋德乃去平陽賊抵河津自船窩東渡尙智走平陽已賊攻平陽拔之殺宗室三百餘人高傑奔澤州尙智奔入泥源山中戊子懋德至太原 初帝命兵部侍郎呂大器代侯恂爲總督逮恂下獄左良玉知其爲己故心鞅鞅後以保定息警罷總督官大器復代袁繼咸爲九江總督而繼咸督屯政良玉疑大器圖己與之齟齬賊連陷建昌諸府大器無兵不能救良玉亦不援馬進忠與賊戰嘉魚再失利良玉軍遂不振廷議仍以繼咸代大器

改大器南京兵部侍郎會張獻忠從荆河入蜀良玉遣兵追之距荆州七十里偵知荆襄諸賊因李自成入關盡懈良玉乃遣副將盧光祖上棗隨承德而惠登相自均房劉洪起自南陽掎賊後收其空虛地以自爲功

十七年春正月庚寅朔大風霾黃霧四塞鳳陽地震李自成稱王於西安僭國號曰大順改元永昌改各自晟追尊其曾祖以下加諡號以李繼遷爲太祖設天佑殿大學士增置六政府尙書設宏文館文諭院從政統會尙契司知政使書寫房等官復五等爵大封功臣定軍制有一馬儻行列者斬之馬騰入田苗者斬之籍步兵四十萬馬兵六十萬兵政侍郎楊王休爲都肄出橫門至渭橋金鼓動地令宏文館學士李化麟等草檄馳諭遠近指斥乘輿庚子帝聞平陽陷召廷臣議歎曰朕非亡國之君事事皆亡國之象祖宗櫛風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何面目見於地下朕願督師親決一戰身死沙場無所

恨但死不瞑目耳語畢痛哭陳演蔣德璟等請代俱不許大學士李
建泰頓首曰臣家由沃願出私財饗軍不煩官帑請提師以西帝大
喜慰勞再三建泰退卽請復故御史衛楨固官授進士凌駟職方主
事並監軍參將郭中杰爲副總兵領中軍事薦進士石崧聯絡延寧
甘固義士討賊立功帝俱從之加建泰兵部尙書賜尙方劍便宜從
事乙卯行遣將禮駙馬都尉萬煒以特牲告太廟日將午帝御正陽
門樓衛士東西立自午門抵城外旌旗甲仗甚設內閣五府六部都
察院掌印官及京營文武大臣侍立鴻臚贊禮御史糾儀建泰前致
詞帝獎勞有加賜之宴酒七行帝手金卮親酌建泰者三卽以賜之
乃出手敕曰代朕親征宴畢內臣爲披紅簪花用鼓樂導尙方劍而
出建泰頓首謝且辭行帝目送之行數里所乘肩輿忽折衆以爲不
祥 南京地震 賊旣渡河河津稷山滎河皆陷他府縣多望風送
款汪宗友劾蔡懋德輕棄平陽詔奪懋德官候勘以郭景昌代之時

周遇吉令熊通防河而陳尙智已遣使迎賊諷通還鎮說遇吉降遇吉叱之曰吾受國厚恩寧從爾叛逆且爾不能殺賊反作說客耶立斬之傳首京師尙智叛降於賊於是懋德誓師於太原布政使趙建極副使毛文炳隴剛中僉事畢拱辰太原知府孫康周署陽曲縣事長史范志泰等官吏軍民咸在懋德哭衆皆哭會罷官命適至或請出城候代懋德不可曰吾已辦一死矣景昌卽至吾亦與俱死調陽和兵三千協守東門剛中慮其內應移之南關之外召中軍副總兵應盛時入參謀議督師侍郎余應桂將至山西僞官充斥逡巡不得前帝責以逗遛奪職命新任陝西巡撫李化熙代之帥總兵官高傑兵馳救山西化熙亦不能進也 張獻忠大破川中郡邑 召新樂侯劉文炳及鞏永固等問國事文炳永固請早建藩封遣定王永王之國帝是之以內帑乏不果行文炳謹厚不妄交獨與永固及太學生申湛然布衣黃尼麓善嘗奉使鳳陽歸言史可法張國維忠正有

方略宜久任永固好讀書負才氣嘗請復建文皇帝廟號事雖未行時論肆焉 丙辰范景文邱瑜並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東陽諸生許都者副使達道孫也家富任俠好施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子弟思得一當紹興推官陳子龍嘗薦諸上官不用東陽知縣以私憾都適義烏奸人假中貴名招兵事發都葬母山中會者萬人或告監司王雄曰都反矣雄遽遣使收捕都遂反旬日間聚衆數萬連陷東陽義烏浦江遂徧郡城既而引去巡撫董象恆坐事逮代者未至巡按御史左光先以撫標兵命子龍爲監軍討之稍有俘獲而游擊蔣若來破其犯郡之兵都乃帥餘卒三千保南砦雄欲撫賊語子龍曰賊聚糧據險官軍不能仰攻非曠日不克我兵萬人止五日糧奈何子龍曰都舊識也請往察之乃單騎入都營責數其罪諭令歸降待以不死遂挾都見雄復挾都走山中散遣其衆而以二百人降光先與東陽知縣善竟斬都等六十餘人於江滸子龍爭不能得初

朱大典以不能持廉屢爲方士亮及御史鄭崑貞等所劾詔削籍候
勘事未竟而都作亂大典子萬化募健兒禦之及賊平而所募者不
散大典聞急馳歸金華知縣徐調元閱都兵籍有萬化名遂言大典
縱子交賊光先聞於朝詔大典逮治籍其家充饜且令督賦給事中
韓如愈趣之光先光斗第也 鈔法自弘正間廢天啓時惠世揚復
請造行不果後戶部司務蔣臣又以爲請侍郎王鼈永贊之帝特設
內寶鈔局晝夜督造募商發賣無一應者蔣德璟言百姓雖愚誰肯
以一金買一紙帝不聽又因局官言責取桑穰二百萬斤於畿輔山
東河南浙江德璟力爭帝留其揭不下及是獲免 陳演忌戶部尙
書倪元璐風魏藻德言於帝曰元璐書生不習錢穀元璐亦數請解
職二月命以原官專直日講 辛酉李自成陷汾州徇河曲靜樂甲
子賊至太原蔡懋德遣部將牛勇朱孔訓王永魁出戰勇等皆死乙
丑自成具鹵簿督衆攻城陽和兵叛降賊丙寅晝晦懋德草遺表須

與大風起拔木揚沙令部將張雄守大南門雄已縋城出降語其黨
曰城東南角樓火器火藥皆在我下卽焚樓夜中火起風轉烈守者
皆散賊登城懋德北面再拜出遺表付友人賈士璋卽自剄從者持
之應時盛請下城巷戰懋德上馬時盛持矛突殺賊數十人時盛呼
曰出西門懋德遽下馬曰我當死封疆諸君自去衆復擁懋德上馬
至水西門懋德叱曰諸君欲陷我不忠耶復下馬據地坐時盛已出
城殺妻子還顧不見懋德復斫門入語懋德請與公俱死遂偕至三
立祠懋德就縊未絕時盛釋甲加其肩乃絕時盛取弓絃自經自成
執晉王求桂據其宮趙建極危坐公堂賊擁之見自成不屈將斬之
下階呼萬歲者再曰臣失守封疆死有餘罪自成以爲呼己也曳還
建極瞋目曰我呼大明皇帝寧呼賊耶賊射殺之攝靈邱郡王府事
朱慎鏤闔家焚死自懋德而下毛文炳蘭剛中畢拱辰孫康周范志
泰等死事者凡四十六人賊皆尸之城上自成恨懋德不降驗其尸

以刃斷脛而去移檄遠近所至郡縣望風結寨以拒官兵忻州知州楊家龍安邑知縣房之屏汾陽知縣劉必達義勇范奇芳參將侯君昭鄉官參政陽城王徵俊副使靈石宋之儁中書翼城史可觀皆城陷死難 李自成別將劉方亮自蒲坂陷懷慶廬江王載禋被執不屈遇害賊執其長子翊嶽北行不食死河內知縣丁運泰不屈死壬申下詔罪己癸酉潞安陷乙亥議京師城守自成攻代州周遇吉先在代遏其北犯憑城固守而潛出兵奮擊連數日殺賊無算會食盡援絕退守寧武關參將閻夢夔死之丁丑賊別將陷固關犯畿南汪偉語閣臣事急矣亟遣大僚守畿郡都中城守文自內閣武自公侯伯以下各帥子弟畫地守庶民統以紳士家自爲守而京軍分番巡徼以待勤王之師魏藻德笑曰大僚守畿輔誰肯者偉曰此何等時猶較尊卑計安危耶請以一劇郡見委藻德哂其早計己卯遣中官高起潛杜勳等十人監視諸邊及近畿要害真定知府邱茂華移妻

孛出城總督畿南山東河北兼巡撫保定侍郎徐標執茂華下之獄
壬午中軍游擊謝嘉福伺標登城畫守禦策鼓衆殺之出茂華於獄
遣使迎賊賊至以城降並檄所屬降賊賊陷大名副使朱廷煥不屈
死甲申劉方亮陷彰德趙王常洵降參將王榮鄉官郎中尙大倫皆
死之丁亥詔天下勤王命廷臣上戰守事宜左都御史李邦華密疏
請帝南遷及仿永樂朝故事太子監國南都蔣環德從旁力贊帝不
答已加藻德兵部尙書兼工部方岳貢戶兵二部尙書總督漕運屯
田練兵諸務分駐天津濟寧時欲出太子南京俾先清道路有言百
官不可令出出卽潛遁者乃止 自周延儒罷後帝最倚信陳演時
國勢累卵中外舉知其不支演無所籌畫方賊之徇山西也薊遼總
督王永吉請撤寧遠吳三桂兵入守山海關選士卒西行遏寇卽京
師警旦夕可援帝下其議太常寺卿吳麟徵深然之演持不可謂無
故棄地二百里臣不敢任其咎引漢棄涼州爲證麟徵復爲議數百

言六科不署名獨疏上之弗省及是帝始下永吉行之演不自安引疾求罷戊子許致仕永吉乃馳出關而上疏力詆演罪請置之典刑給事中汪惟效孫承澤亦極論之演入辭謂佐理無狀罪當死帝怒曰汝一死不足蔽辜叱之去演資多不能行 賊至寧武大呼五日

不降者屠其城周遇吉四面發大礮殺賊萬人火藥且盡外圍轉急或請甘言給之遇吉怒曰若輩何怯耶今能勝一軍皆忠義卽不支縛我予賊於是設伏城內出弱卒誘賊入城亟下閘殺數千人賊用礮攻城圯復完者再傷其四驍將李自成懼欲退其將曰我衆百倍於彼但用十攻一番進蔑不勝矣自成從之前隊死後復繼官軍力盡城遂陷遇吉巷戰馬蹶徒步跳蕩手格殺數十人身被矢如蝟竟爲賊執大罵不屈賊懸之高竿叢射殺之復斃其肉城中士民感遇吉忠義巷戰殺賊不可勝計其舍中兒先從遇吉出鬪死亡略盡遇吉妻劉氏素勇健帥婦女數十人據山巔公廨登屋而射每一矢斃

一賊賊不敢偏縱火焚之闔家盡死副使王孕懋自殺妻楊死之自成集衆議曰寧武雖破吾將士死傷多自此達京師歷大同陽和宣府居庸皆有重兵倘盡如寧武吾部下寧有子遺哉不如還秦休息圖後舉刻期將遁而大同總兵官姜瓖降表至自成大喜方宴其使者宣府總兵官王承允表亦至自成益喜遂決策長驅先遣游兵入固關掠大名真定而北身帥賊衆並邊東犯 設漢中巡撫兼督川北軍務擢高斗樞右副都御史任之朝命不達 張獻忠陷夔州秦良玉馳救衆寡不敵潰賊至萬縣水漲留屯三月 初宣大總督王繼謨檄姜瓖扼李自成河上瓖潛師納款而還巡撫都御史衛景瑗不知也及山西陷景瑗邀瓖敵血守瓖出告人曰衛巡撫秦人也將應賊矣代王傳濟疑之不見景瑗永慶王射殺景瑗僕會景瑗有足疾不時出兵事瓖主之瓖兄故總兵瑄勸瓖降賊瓖慮其下不從人犒之銀言勵守城將士傳濟信之諸郡王分門守瓖每門遣卒二百

人助之三月庚寅朔賊抵大同瓌射殺永慶王開門迎賊入給景瑗計事景瑗乘馬出始知其變自墜馬下賊執之見自成自成欲官之景瑗據地坐大呼皇帝而哭賊義之不殺景瑗猝起以頭觸階血淋漓賊引之出顧見瓌罵曰反賊與我盟而叛神其赦汝耶賊使景瑗母勸之降景瑗曰母年八十餘矣當自爲計兒國大臣不可以不死母出景瑗謂人曰我不罵賊者以全母也越六日自縊於僧舍賊歎曰忠臣移其妻子空舍戒毋犯殺傳濟及其宗室殆盡副使朱家仕盡驅妻妾子女入井而已從之死者十有六人督儲郎中徐有聲山陰知縣李倬及諸生李若葵亦死之給事中光時亨追論練饜之害蔣德璟擬旨向來聚斂小人倡爲練饜致民窮禍結誤國良深帝不悅曰聚斂小人誰也德璟不敢斥楊嗣昌以李待問對帝曰朕非聚斂但欲練兵耳德璟曰陛下豈肯聚斂然既有舊饜五百萬新饜九百餘萬復增練饜七百三十萬部臣實難辭責且所練兵馬安在

勦督練四萬五千今止二萬五千保督練三萬今止二千五百保鎮練一萬今止二百若山永兵七萬八千勦密兵十萬昌平兵四萬宣大山西及陝西三邊各二十餘萬一經抽練原額兵馬俱不問并所抽亦未練徒增饗七百餘萬爲民累耳帝曰今已併三饗爲一何必多言德璟曰戶部雖併爲一州縣追比仍是三饗帝震怒責以朋比德璟力辨諸輔臣爲申救倪元璐以鈔饗乃戶部職自引咎帝意稍解明日德璟具疏引罪辛卯致仕 李建泰疏請南遷壬辰帝召廷臣於平臺示建泰疏曰國君死社稷朕將焉往李邦華等以前疏未得命復請太子撫軍南京又請分封定王永王太平寧國二府拱護兩京帝得疏意動繞殿行且讀且歎將行其言會帝召對羣臣中允李明睿言南遷便光時亨以倡言洩密糾之帝曰國君死社稷正也朕志定矣遂罷邦華策不議癸巳封吳三桂平西伯左良玉寧南伯唐通定西伯黃得功靖南伯昇良玉子夢庚平賊將軍印功成世守

武昌甲午徵諸鎮兵入援乙未總兵官唐通入衛命偕太監杜之秩
守居庸關戊戌太監王承恩提督城守已命襄城伯李國楨督京營
又命太監王德化盡督內外軍張國維以原官兼右僉都御史馳赴
江南浙江督練兵輸饟諸務 兵部主事金鉉言宣大京師北門大
同陷則宣府危宣府危大事去矣請急撤回監視杜勳專任巡撫朱
之馮勳二心僨事之馮忠懇可屬大事不報時李自成已徧宣府之
馮集將吏於城樓設高皇帝位敵血誓守懸賞格勵將士而勳與王
承允爭先納款見之馮叩頭請以城下賊之馮大罵曰勳爾帝所倚
信特遣爾以封疆屬爾爾至卽通賊何面目見帝勳不答笑而去己
亥勳蟒袍鳴騶迎賊三十里外將士皆散之馮登城太息見大礮語
左右爲我發之默無應者自起爇火則礮孔丁塞或從後掣其肘之
馮撫膺歎曰不意人心至此仰天大哭賊至城下承允開門入之訛
言賊不殺人且免徭賦舉城譁然皆喜結綵焚香以迎左右欲擁之

馮出走之馮叱之乃南向叩頭草遺表勸帝收人心勵士節自縊而死通判朱敏泰副將甯龍諸生姚時中及繫獄總兵官董用文副將劉九卿里居知縣申以孝皆死之其他婦女死義者又十餘人李自成犯陽和由柳溝徧居庸癸卯唐通杜之秩迎降賊入關京軍出禦聞礮聲潰而歸甲辰賊陷昌平總兵官李守鑽死之始賊欲知京師虛實往往陰遣人輦重貨賈販都市又令充部院諸掾吏探刺機密朝廷有謀議數千里立馳報及抵昌平兵部發騎探賊賊輒旬之降無一還者賊游騎至平則門京師猶不知也太僕寺丞申佳胤閱馬近畿聞居庸破歎曰京師不守矣君父有難焉逃死馳入都徧謁大臣爲畫戰守策皆不省乙巳賊薄近郊李國楨發三大營卒五萬營城外文武勳戚諸臣分門守李邦華亟詣內閣言事魏藻德漫應曰姑待之邦華太息而出副都御史施邦曜語兵部尙書張縉彥櫟天下勤王兵縉彥慢弗省丙午帝召問羣臣莫對有泣者俄頃賊環

攻九門三營卒見賊輒降反攻城城上人皆其儕益無固志京營副將賀讚獨帥部卒迎擊中矢死讚虎臣子也賊駕飛梯攻西直平則德勝三門吳麟徵守西直門賊詐爲勤王兵求入中官欲納之麟徵不可以土石堅塞其門募死士縋城襲擊之多所斬獲丁未賊攻益急士卒陰雨饑凍劉理順詣朝房語諸執政急請內帑衆唯唯理順與汪偉及吏部員外郎許直皆出貲市餅餌饗士僚友問理順進止理順正色曰存亡視國尙須商酌耶麟徵趨入朝欲見帝白事至午門藻德引其手曰國家如天之福必無他虞旦夕兵饜集公何勿遽爲引之出京城內外堞凡十五萬四千有奇久乏饜守者寥寥三堞一卒益以內侍內侍專守城事沮諸臣毋得登城邦華帥諸御史共登羣奄拒之不得上初杜勳降賊事聞廷臣請急撤城守太監忽傳旨云杜勳罵賊殉難予廕祠蓋爲內臣蒙蔽也至是勳從賊至自成設黃幄坐廣寧門外秦晉二王左右席地坐勳侍其下呼城上請入

見羣奄繼之上勳見帝盛稱賊勢勸自爲計且求禪位帝怒叱之左右請留勳勳曰不返則二王危乃縱之出勳語羣奄吾曹富貴固在也密約而去帝敕縉彥登城察視戎政侍郎王家彥從中官猶固拒示之手敕問勳安在曰去矣秦晉二王欲上城家彥曰二王降賊卽賊也賊安得上王承恩見賊坎牆急發礮連斃數人御史王章與光時亨守阜城門章手發二礮賊稍卻帝詔承恩急整內官備親征密召劉文炳鞏永固護太子南行曰二卿所糾家丁能巷戰否文炳以衆寡不敵對帝愕然永固曰臣等已積薪第中當闔門焚死以報皇上帝曰朕志決矣朕不能守社稷朕能死社稷文炳永固皆涕泣誓效死乃出日晡太監曹化淳啓彰義門賊盡入外城陷羣奄皆降永固射賊文炳及楊光陞助之殺數十人光陞被甲馳突左右射與永固相失矢盡投井死光陞駙馬都尉春元子也帝出宮登煤山望烽火徹天歎息曰苦我民耳徘徊久之歸乾清宮泣語皇后曰大事去

矣后頓首曰妾事陛下十有八年卒不聽一語至有今日撫太子及定永二王慟哭帝令送太子二王於嘉定伯周奎左都督田宏遇第而趣后自裁后入室闔戶宮人出奏皇后領旨是夕后崩帝命袁貴犯自縊繫絕久之蘇帝拔劍斫其背又斫所御妃嬪數人袁妃卒不殊帝入壽寧宮長平公主牽帝衣哭帝曰汝何故生我家以劍揮斫之斷左臂又斫昭仁公主於昭仁殿夜分內城陷戊申天將曙鳴鐘集百官無至者帝乃復登煤山書衣襟爲遺詔曰朕涼德藐躬上千天咎然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面目見祖宗自去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無傷百姓一人以帛自縊於壽皇亭遂崩承恩縊於側大學士范景文趨至宮門宮人曰駕出矣復趨朝房賊已塞道從者請易服還邸景文曰駕出安歸就道旁廟草遺疏復大書曰身爲大臣不能滅賊雪恥死有餘恨遂至演象所拜辭闕墓赴雙塔寺旁古井死自成之破宣府也復有請帝南幸者命集議閣中景文曰固結人心堅

守待援而已此外非臣所知景文死時猶謂帝南幸也自成羶笠縹衣乘烏駁馬入承天門僞丞相牛金星尙書宋企郊喻上猷侍郎黎志陞張麟然等騎而從登皇極殿據御座下令大索帝后期百官三日朝見已知帝后崩命以宮扉載出盛柳棺置東華門外茶棚下刑部侍郎孟兆祥分守正陽門與子進士章明同縊於門下家彥投城下不死縊於民舍時亨攝章走章厲聲曰事至此猶惜死耶時亨曰死此與士卒何別入朝訪上所在不獲則死死未晚也章乃與並馬行俄賊突至呼下馬時亨倉皇下馬跪章持鞭不顧叱曰吾視軍御史誰敢犯賊刺之章罵遂被殺麟徵欲還邸已爲賊據入道旁祠作書訣家人與祝淵酌酒爲別乃自縊倪元璐整衣冠拜闕大書几上南都尙可爲死吾分也勿以衣衾斂暴我屍聊志吾痛遂南向自縊邦華縊於文信國祠邦曜趨長安門聞帝崩慟哭解帶自縊僕救之蘇邦曜不得還邸舍望門求縊輒爲居民所麾乃市藥雜酒卽途中

服之血迸裂而死佳嶺冠帶辭母策馬赴王恭廠入井死金鉉投金
水河死諭德周鳳翔作書辭父母題詩壁間縊死吳甘來屬兄員外
郎泰來歸事母檢几上疏草焚之乃縊死御史陳良謨聞帝崩煤山
大慟曰主上不冤服臣子敢具冠帶乎吾巾褻安所得明巾邑子李
天葆以巾進良謨著巾卽入戶自縊大理寺卿凌義渠聞帝崩負牆
哀號首觸柱面被血門生勸無死義渠怒曰以爾當相最何姑息爲
揮使去具緋衣拜闕作書辭父而縊兵部主事成德持雞酒奠梓宮
觸地流血賊露刃脅之不爲動奠畢歸家視其妹死而後縊德將死
遺書庶子馬世奇質以慷慨從容二義世奇曰吾人見危授命吾不
爲其難誰爲其難者世奇理順偉直皆自縊死文炳及叔繼祖弟左
都督文耀投井死永固縛子女五人公主柩旁闔室焚之自刎死惠
安伯張慶臻宣城伯衛時春俱闔門死戶部員外郎甯成烈光祿寺
署丞于騰雲兵馬司副指揮姚成里居知州馬象乾諸生曹肅藺衛

卿周謹李汝翼布衣湯文瓊范箴聽楊鉉李夢禧張世禧等亦死之
御史陳純德衆攝之見賊還邸痛哭自經死郎中周之茂中書宋天
顯被獲不屈死理順妻萬妾李偉妻耿兆祥妻呂章明妻王鉉母章
妾王德母張妻霍良謨妾時世奇二妾朱李文炳母杜妻王皆死文
炳一門死者四十二人匿其祖母徐於申湛然家湛然終不言爲賊
拷死宮女魏氏投御河死從者二百餘人象房象皆哀吼流淚太子
投周奎家不得入定王永王亦不能匿先後擁至皆不屈自成羈之
宮中長平公主絕而復甦昇至自成命劉宗敏療治宮人費氏年十
六投智井中賊句出爭奪之費氏給曰我長公主也中官審之非是
自成以賞部校羅某者費氏懷利刃復給羅醉斷其喉立死乃自刎
庚戌昧爽魏藻德帥文武百官入賀皆素服坐殿前自成不出羣賊
爭戲侮爲椎背脫帽或舉足加頸相笑樂百官懾伏不敢動王德化
叱諸臣曰國亡君喪若曹不思殯先帝乃在此耶因哭內侍數十人

皆哭藻德等亦哭顧君恩以告自成乃改殮帝后用袞冕褱翟加葦
廠焉陳演勸進自成不許封太子爲宋王放刑部錦衣衛繫囚盡改
官制六部曰六政府司官曰從事六科曰諫議十三道曰直指使翰
林院曰宏文館太僕寺曰驗馬寺巡撫曰節度使兵備曰防禦使知
府州縣曰尹曰牧曰令召見百官自成南嚮坐金星宗敏企郊等左
右雜坐以次呼名分三等授職自四品以下少詹事梁紹陽楊觀光
等無不污僞命以大僚多誤國三品以上獨用故侍郎侯恂其餘勳
戚文武諸臣奎純臣演藻德等及庶官不用者共八百餘人送宗敏
等營中概囚繫之下令徵內閣十萬金京卿錦衣七萬或五三萬給
事御史吏部翰林五萬至一萬有差部曹數千勳戚無定數諸人悉
受拷掠至灼肉折脛備諸慘毒金足輒殺之藻德輸萬金賊以爲少
酷刑五日夜腦裂而死復逮其子追徵其子訴言家已罄盡賊揮刃
斬之賊又編排甲令五家養一賊大縱淫掠民不勝毒縊死相望懿

安皇后以李巖保護得自盡巖故勸自成以不殺收人心者也又獨於士大夫無所拷掠金星等大忌之時賊黨已陷保定先是攝府事保定同知邵宗元集衛指揮劉忠嗣鄉官光祿寺卿張羅彥副總兵呂應蛟等誓死守新任知府何復聞之兼程馳至宗元授以印復曰公部署已定印仍佩之我相與僂力可也都城陷之次日賊使投書誘降宗元手裂之明日賊大至言京師已破汝爲誰守環攻累日會督師大學士李建泰帥殘卒數百入屯城中賊攻益厲建泰倡言曰勢不支矣姑與議降書牒迫宗元用印宗元抵印厲聲曰我爲朝廷守土義不降欲降者任爲之大哭引刀將自刎左右急止之羅彥前曰邪說勿聽速擊賊復自起爇西洋巨礮火發被燎幾死俄賊火箭中城樓復焚死守將王登洲縋城出降建泰中軍郭中杰等爲內應城遂陷應蛟戰死宗元忠嗣羅彥及監軍御史金毓峒監視中官方正化里居知州韓東明通判張維綱毓峒從子武舉振孫羅彥兄進

士羅俊弟諸生羅善武進士羅輔諸生賀誠並不屈死羅彥一門死者凡二十三人誠讚之弟也文武死事及舉人諸生布衣殉難者八十餘人婦女盡節者百十五人建泰帥推官知縣出降給事中尹洗等既死賊揭其首於竿書曰據城抗師惡官逆子於是畿內府縣悉附山東河南徧設官吏所至無違者及淮巡撫淮揚都御史路振飛發兵拒之乃去自成自謂真得天命金星帥賊衆三表勸進從之令撰登極儀諏吉日及自成升御座忽見白衣人長數丈手劍怒視座下龍爪鬣俱動自成恐亟下鑄金璽及永昌錢皆不就聞吳三桂兵起乃謀歸陝西王永吉之出關也與三桂徙遼民五十萬入關往返者再而賊已陷宣大及抵豐潤而京師已先一日陷矣三桂猶豫不進自成劫其父襄作書招之三桂欲降至灤州聞愛姬陳沅爲宗敏掠去憤甚疾歸山海襲破賊將自成怒親部賊十餘萬執襄於軍東禦三桂時陳演等已得釋自成復慮諸大臣爲後患盡殺之大學士

邱瑜方岳貢預焉瑜岳貢生平皆自好不能死故及天下惜之自成攻山海關以別將從一片石趨關外三桂懼乞降於我

大清自成兵二十萬陳於關內自北山互海我兵對賊置陳三桂居右翼末悉銳卒搏戰殺賊數千人賊亦力鬪圍開復合戰良久我兵從三桂陳右突出衝賊中堅萬馬奔躍飛矢雨墮天大風沙石飛走擊賊如雹自成方挾太子登高岡觀戰知爲我兵急策馬下岡走我兵追奔四十里賊衆大潰自相踐踏死者無算僵屍徧野溝水盡赤自成奔永平我兵逐之三桂先驅至永平自成殺襄奔還時金星居守諸降人往謁執門生禮甚恭金星曰訛言方起諸公宜簡出由是降人始懼多竄伏者自成至京悉鎔所拷索金及宮中帑藏器皿鑄爲餅每餅千金約數萬餅騾車載歸西安遂僭帝號於武英殿追尊七代皆爲帝后立妻高氏爲皇后自成被袞冕列仗受朝金星代行郊天禮其夕焚宮殿及九門城樓詰旦挾太子定永二王西走使僞

將軍左光先谷可成殿賊將遁下令盡逐內侍無貴賤老弱皆號哭徒跣破面流血走出京城門自成既遁我

大清兵入京師爲帝后發喪令臣民持服三日謚帝曰莊烈愍皇帝后曰莊烈愍皇后同葬昌平天壽山田貴妃寢園名曰思陵合葬懿安皇后熹宗陵命所司給袁妃居宅養贍終其身其後又命莊烈帝所選周顯尙長平公主太子定永二王不知所終

明紀卷第五十七

明紀卷第五十八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補纂

福王始末

大清順治元年夏四月戊午朔明南京參贊機務兵部尙書史可法聞賊犯闕誓師勤王抵浦口時福王由崧潞王常滂俱避賊在淮安總兵官劉澤清高傑等亦棄汛地南下己巳北都變聞南京諸大臣倉卒議立君而潞王已渡江至吳中倫序當屬福王諸大臣慮福王立或追怨妖書及挺擊移宮等案潞王立則無後患且可邀功陰主之者故侍郎錢謙益力持其議者兵部侍郎呂大器右都御史張慎言詹事姜曰廣皆然之前按察使僉事雷演祚禮部員外郎周鏞往來游說大器等曰福王神宗孫也倫序當立而有七不可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干預有司也潞王神宗姪也賢明當立移牒可法可法亦以爲然鳳陽總督馬士英潛與故光祿寺卿阮大鍼計議遣

其私人謁福王淮安又密與操江誠意伯劉孔昭靖南伯黃得功總
兵官劉良佐及澤清傑等結致書可法言倫序親賢無如福王可法
以七不可告之而還南京士英已與得功良佐澤清傑等發兵送福
王至儀真甲申魏國公徐宏基戶部尙書高宏圖等集議大器署禮
兵二部印不肯下筆給事中李沾探士英指厲聲言今日有異議者
死之孔昭亦面斥大器諸大臣乃不敢言守備太監韓贊周令各署
名籍曰廣曰毋勿遽請祭告奉先殿而後行乙酉至奉先殿諸勳臣
語侵可法曰廣呵之於是羣小咸目懾曰廣是日迎王於江浦丁亥
百官迎見於龍江關五月戊子朔王謁孝陵奉先殿出居內守備府
羣臣入朝王色赧欲避可法曰王毋避宜正受既朝議戰守可法曰
王宜素服郊次發師北征示天下以必報讎之義王唯唯己丑再朝
出議監國事慎言曰國虛無人可遂卽大位可法曰太子存亡未卜
儻南來若何孔昭曰今日既定誰敢復更可法曰徐之乃退庚寅王

監國大赦其新加練饜及崇禎十二年以後一切雜派十四年以前
逋賦在民者悉免之廷推閣臣衆舉可法曰廣宏圖孔昭攘臂欲並
列衆以本朝無勛臣入閣例遏之孔昭勃然曰卽我不可馬士英何
不可乃并推士英又議起廢推鄭三俊劉宗周徐石麒孔昭舉阮大
鍼可法曰先帝欽定逆案毋復言壬辰改可法宏圖禮部尙書並兼
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士英兵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可法仍掌兵
部事士英仍督鳳陽軍務再推閣臣乃以曰廣及陳子壯黃道周前
禮部尙書王鐸等名上甲午曰廣爲禮部尙書與鐸並兼東閣大學
士入閣辦事以慎言爲吏部尙書兵部尙書張國維回部協理戎政
餘遷擢有差宏圖疏陳新政八事一宣義問請聲逆賊之罪鼓發忠
義一勤聖學請不俟釋服日御講筵一設記注請召詞林入侍日記
言動一睦親藩請如先朝踐極故事遣官齋醮書慰問一議廟祀請
權祔列聖神主於奉先殿仍於孝陵側望祀列聖山陵一嚴章奏請

禁奸宄小人借端妄言脫罪僥倖一收人心請蠲江北河南山東田租毋使賊徒藉口一擇詔使請遣官招諭朝鮮示牽制之勢慎言上中興十議曰節鎮曰親藩曰開屯曰叛逆曰僞命曰褒卹曰功賞曰起廢曰懲貪曰漕稅可法定京營制如北都故事侍衛及錦衣衛諸軍悉入伍操練錦衣東西兩司房及南北兩鎮撫司官不備設以杜告密安人心又議分江北爲四鎮以得功良佐澤清傑領之澤清轄淮海駐淮北經理山東一路傑轄徐泗駐泗水經理開歸一路良佐轄鳳壽駐臨淮經理陳杞一路得功轄滁和駐廬州經理光固一路設督師於揚州節制諸鎮士英旦夕冀入相及督軍命下大怒以可法七不可書奏之王令傑澤清等疏趣可法督師淮陽而擁兵入覲拜表卽行可法遂請出鎮壬寅王卽位以明年爲弘光元年癸卯改可法兵部尙書士英入閣辦事仍掌兵部甲辰進得功靖南侯封傑興平伯澤清東平伯良佐廣昌伯俱廕子世襲時九江總督袁繼咸

入朝曰封爵以勸有功無功而封有功者不勸跋扈而封跋扈者愈多王曰事已行奈何繼咸曰馬士英引傑渡江宜令往輯王曰彼不願往輔臣史可法願往繼咸曰陛下嗣位固以恩澤結人心尤宜以紀綱肅衆志乞振精神伸法紀冬春間淮上未必無事臣雖驚願奉六龍爲澶淵之舉王有難色繼咸因赴閣責可法不當封傑士英噉之乙巳可法陞辭既啓行卽遣使訪大行帝后梓宮及太子二王所在可法去士英孔昭輩益無所憚 應天府丞郭維經言聖明御極將二旬一切雪恥除兇收拾人心之事絲毫未舉今僞官縱橫於鳳泗悍卒搶攘於瓜儀焚戮剽掠之慘漸偪江南而廟廊之上不聞動色相戒惟以慢不切要之務盈庭而議乞令內外文武諸臣洗滌肺腸盡去刻薄偏私及恩怨報復故習一以辦賊復讎爲事報聞 給事中陳子龍言中興之主莫不身先士卒故能光復舊物今入國門再旬矣人情泄沓無異昇平清歌漏舟之中痛飲焚屋之內臣不知

其所終其始皆起於姑息一二武臣以致凡百政令皆因循遵養臣甚爲之寒心也 命潞王常滂暫居杭州 王鐸未至高宏圖姜曰廣協心輔政大起廢籍張慎言薦吳牲鄭三俊命牲陞見三俊不許宏圖所擬也劉孔昭與保國公朱國弼靈璧侯湯國祚忻城伯趙之龍等一日朝罷羣詬於廷指慎言及牲爲奸邪叱咤徹殿陞孔昭拔刀逐慎言給事中羅萬象言慎言平生具在牲素有清望安得指爲奸邪孔昭等伏地痛哭謂慎言舉用文官不及武臣鬻爭不已又疏劾慎言極詆三俊且謂慎言當迎立時阻難懷二心乞寢牲陞見命且議慎言欺蔽罪慎言疏辨因乞休萬象又言首膺封爵者四鎮也新改京營又加二鎮銜何嘗不用武年來封疆之法先帝多寬武臣武臣報先帝者安在祖制以票擬歸閣臣參駁歸言臣不聞委勳臣以糾劾也使勳臣得兼糾劾文臣可勝逐哉史可法馳奏慎言疏薦無不當諸臣痛哭誼呼滅絕法紀恐驕弁悍卒益輕朝廷御史王孫

蕃言用人吏部職掌奈何廷辱冢宰宏圖等亦以不能和戢文武各
疏乞休不允孔昭卒扼牲不用 初劉宗周聞京師陷徒步荷戈詣
杭州責巡撫黃鳴駿發喪討賊鳴駿誠以鎮靜宗周勃然曰君父變
出非常公專閫外不思枕戈泣血激勵同讎顧藉口鎮靜作遜避計
耶鳴駿唯唯明日復趣之鳴駿曰發喪必待哀詔宗周曰嘻此何時
也安所得哀詔哉鳴駿乃發喪問師期則曰甲仗未具宗周歎曰是
烏足與有爲哉乃與故侍郎朱大典故給事中章正宸熊汝霖召募
義旅將發而王起宗周故官宗周以大讎未報不敢受職自稱草莽
孤臣疏陳時政言今日大計舍討賊復仇無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
毅然決策親征無以作天下忠義之氣請據形勝以規進取慎爵賞
以肅軍情核舊官以立臣紀末言今日問罪當自中外諸臣不職者
始詔納其言宣付史館中外爲悚動而馬士英高傑劉澤清恨甚
李自成至定州

大清兵追之與戰斬谷可成左光先傷足賊負而逃自成走真定益發衆來攻我兵復擊之自成中流矢創甚西踰故關入山西會我兵東返自成乃鳩合潰散走平陽自成之棄京師西走也青州諸郡縣爭殺僞官據城自保及定州之敗河南州縣多反正自成召諸將議李巖請帥兵往牛金星陰告自成曰巖雄武有大略非能久下人者河南巖故鄉假以大兵必不可制因譖巖欲反自成令金星殺之賊衆俱解體自成尋歸西安 巡撫四川都御史陳士奇得代將行京師告變遂留駐重慶遣參將曾英擊賊於忠州焚其舟遣將趙榮貴禦賊於梁山張獻忠由葫蘆壩左步右騎翼舟而上英榮貴敗奔

督師大學士史可法奉命祭告鳳泗二陵畢上疏言陛下踐祚初祇謁孝陵哭泣盡哀道路感動若躬謁二陵親見鳳泗蒿萊滿目雞犬無聲當益悲憤願慎終如始處深宮廣廈則思東北諸陵魂魄之未安享玉食大庖則思東北諸陵麥飯之無展膺圖受籙則思先帝之

集木馭朽何以忽邁危亡早朝晏罷則思先帝之克儉克勤何以卒
隳大業戰兢惕厲無時怠荒二祖列宗將默佑中興若晏處東南不
思遠略賢奸無別威斷不靈老成投簪豪傑裹足祖宗怨恫天命潛
移東南一隅未可保也王嘉答之黃得功劉澤清高傑爭欲駐揚州
傑先至固欲入城揚民畏傑不納傑大殺掠屍橫野城中涵懼登陴
堅守傑攻之浹月澤清亦大掠淮上臨淮不納劉良佐軍亦被攻職
方郎中萬元吉請奉詔宣諭又請發萬金犒傑元吉渡江詣諸將營
與得功書令共獎王室得功報書如元吉指元吉錄其橐示澤清傑
嫌漸解可法乃詣傑傑素憚可法可法來夜掘坎十百埋暴骸旦日
朝可法帳中辭色俱變汗浹背可法坦懷待之接偏裨以溫語傑大
喜過望然傑亦自是易可法用己甲士防衛文檄必取視而後行可
法夷然爲具疏屯其衆於瓜州傑又大喜傑去揚民以安可法乃開
府揚州六月請頒監國登極二詔慰山東河北軍民心開禮賢館招

四方才智以監紀推官應廷吉領其事廷議以元吉能輯諸鎮監視江北軍務 戊午上大行皇帝尊諡曰紹天繹道剛明恪儉揆文奮武敦仁懋孝烈皇帝廟曰思宗大行皇后曰孝節貞肅淵恭莊毅奉天靖聖烈皇后追尊皇祖妣貴妃鄭氏曰太皇太后皇考福恭王曰恭皇帝生母姚氏曰皇太后遙尊皇嫡母鄒氏曰皇太后追封先妃黃氏繼妃李氏曰皇后議恭皇帝廟祀禮部尙書顧錫疇請別立專廟從之 吏部尙書張慎言致仕 初史可法姜曰廣張慎言高宏圖等將以次引海內人望而馬士英必欲起阮大鍼有詔廣搜人材獨言逆案不可輕議士英令劉孔昭等攻慎言去之而薦大鍼知兵時朝廷大議多出宏圖手士英薦大鍼宏圖不可士英曰我自任之初大鍼在南京與韓贊周暱京師陷中官悉南奔大鍼因贊周徧結之爲羣奄言東林當日所以危貴妃福王者俾備言於王以潛傾可法等羣奄更極口稱大鍼才士英亦言大鍼從山中致書與定策謀

爲白其附璫贊導無實迹遂命大鉞冠帶陞見大鉞乃上守江策陳
三要兩合十四隙疏并自白孤忠被陷痛詆孫慎行魏大中左光斗
且指大中爲大逆於是姜曰廣及吏部侍郎呂大器給事中章正宸
熊汝霖御史左光先大理寺丞詹兆恆懷遠侯常延齡等並言大鉞
逆案巨魁不可召延齡元振曾孫也王命取逆案進覽兆恆卽上進
士英亦以是日進三朝要典且爲大鉞奏辨力攻曰廣大器曰廣力
爭不得復疏言之乞歸鄉里得旨慰留大器以異議絀自危乃言士
英擁兵入朝覲留政地翻先皇手定逆案欲躋大鉞中樞其子以銅
臭爲都督女弟之夫未登行陳授總戎姻婭越其杰田仰楊文驄先
朝罪人盡登臚仕亂名器夫吳姓鄭三俊臣不謂無一事失而端方
諒直終爲海內正人之歸士英大鉞臣不謂無一技長而奸回邪慝
終爲宗社無窮之禍疏入以和衷體國答之士英大鉞等滋憾朱國
弼劉孔昭遂以誹謗先帝誣讒忠臣李國楨爲言交章攻曰廣劉澤

清故附東林擁立議起亦主潞王至是入朝則力詆東林以自解免
且曰中興所恃在政府今用輔臣宜令大帥僉議曰廣愕然越數日
澤清疏劾大器及雷演祚懷異圖而薦張捷鄒之麟張孫振劉光斗
等大器遂乞休去以手書監國告廟文送內閣明無他 召蔣德璟
入閣自陳三罪固辭 召黃道周爲吏部侍郎道周不欲出馬士英
諷之曰人望在公公不起欲從史可法擁立潞王耶道周不得已趨
朝陳進取九策 李自成之敗於關門也左良玉得以其間稍復楚
西境之荊州德安承天王進良玉寧南侯以上流之事專委之而袁
繼咸及湖廣巡撫何騰蛟居江西皆與良玉善南都倚爲屏蔽良玉
兵八十萬號百萬前五營爲親軍後五營爲降軍每春秋肄兵武昌
諸山一山幟一色山谷爲滿軍法用兩人夾馬馳曰過對馬足動地
殷如雷聲聞數里諸鎮兵惟高傑最彊不及良玉遠甚然良玉自朱
仙鎮之敗精銳略盡其後歸者多烏合軍容雖壯法令不復相攝先

是良玉接監國詔書諸將洶洶以江南自立君不欲開讀請引兵東下良玉不許副將士秀奮曰有不奉公令復言東下者吾擊之以巨艦置礮斷江衆乃定良玉遂聽正紀盧鼎言開讀如禮而屬承天守備何志孔巡按御史黃澍入賀陰伺朝廷動靜澍挾良玉勢劾奏馬士英十大罪當陞見面數士英奸貪不法且言嘗受張獻忠僞兵部尙書周文江重賄爲題授參將罪當斬志孔亦論士英罔上行私諸罪司禮太監韓贊周叱志孔退士英跪乞處分澍舉笏直擊其背曰願與奸臣同死士英大號呼王搖首不言者久之贊周卽執志孔候命王因澍言意頗動夜諭贊周欲令士英避位士英陽引疾而賂福邸舊奄田成等向王泣曰上非馬公不得立逐馬公天下將議上背恩矣且馬公去誰念上者王默然卽慰留士英士英亦畏良玉請釋志孔而命澍速還湖廣張獻忠破涪州敗參政劉麟長副將會英兵進陷佛圖關陳士奇徵石砭援兵不至或勸公已謝事宜去士奇

不可賊抵重慶擊以滾礮死無數丁丑夜黑雲四布賊穴地轟城城陷士奇及副使陳壘知府王行儉知縣王錫俱被執士奇錫大罵賊縛於教場將殺之忽雷雨晦冥咫尺不見獻忠仰而詬曰我殺人何與天事用大礮向天叢擊俄晴霽遂肆戮士奇等俱死瑞王常浩亦遇害時天無雲而雷者三賊集軍民三萬七千餘人斫其臂 命魯王以海暫駐台州以海魯王以派弟太祖十世孫也 秋七月戊子追復懿文太子廟諡曰興宗孝康皇帝妃常氏曰孝康皇后追崇惠皇帝諡曰嗣天章道誠懿淵恭覲文揚武克純篤孝讓皇帝廟曰惠宗后馬氏曰孝愍溫貞哲睿肅烈襄天弼聖讓皇后景皇帝諡曰符天建道恭仁康定隆文布武顯德崇孝景皇帝廟曰代宗后汪氏曰孝淵肅懿貞惠安和輔天恭聖景皇后 御用監內官請給工料錢置龍鳳几榻諸器物及宮殿陳設金玉諸寶計貲數十萬工部侍郎高倬請裁省光祿寺辦御用器至萬五千七百有奇倬及尙書何應

瑞又以爲言皆不納 顧錫疇與馬士英不合乞祭南海去 己酉
中旨以戶部侍郎張有譽爲戶部尙書高宏圖封還具奏力諫不聽
有譽素有清望馬士英欲借以開傳陞倖門爲阮大鍼地也 巡按
淮揚御史王燮奏皇太子定王永王俱遇害 初路振飛謁鳳陽皇
陵望氣者言高牆有天子氣故唐王聿鍵方爲守陵中官所虐振飛
周卹甚厚疏請概寬罪宗辛亥釋聿鍵等三百餘人禮臣請復聿鍵
王爵不許

大清兵連破李自成朝議遣使通好而難其人巡撫應天都御史左
懋第母沒於燕欲因是返匱葬請行乃以懋第爲兵部侍郎職方郎
中馬紹愉爲太僕寺少卿與左都督陳洪範偕而令懋第經理河北
聯絡關東諸軍紹愉前爲陳新甲通款事至義州而還新甲旣誅以
督戰致奴爲懋第劾罷及是起官副懋第懋第言臣此行致祭先帝
后梓宮訪東宮二王蹤迹臣旣充使勢不能兼理封疆且紹愉臣所

劾罷不當復與臣共事必用臣經理則乞命洪範同紹愉出使而假臣一旅偕山東撫臣收拾山東以待不敢復言北行如用臣與洪範北行則去臣經理但銜命而往而罷紹愉勿遣閣部議止紹愉改命原任薊督王永吉王令仍遵前諭高宏圖議上北使事宜一山陵於天壽山特立陵寢改葬先帝一分地許割榆關以外不得侵及關內一歲幣量增十之三一國書如古稱可汗故事一使禮遵會典不可屈膝從之紹愉當陛見語及新甲主款事王曰如此新甲當卹廷臣無應者獨少詹事陳盟曰可因命予卹且追罪嘗劾新甲者廷臣懲劉孔昭上殿相爭事不敢言陳子龍與同官李清力諫事獲已懋第瀕行言臣此行生死未卜請以辭闕之身効一言願陛下以先帝讎恥爲心瞻高皇之弓劍則思成祖列聖之陵寢何存撫江上之殘黎則念河北山東之赤子誰卹更望時時整頓士馬必能渡河而戰始能扼河而守必能扼河而守始能畫江而安衆肆其言王令齎白金

十萬兩幣帛數萬匹以兵三千人護行時

大清睿親王多爾袞遣官齎書致史可法曰予向在瀋陽知燕山物
望咸推司馬及入關破賊得與都人士相接見識介弟於清班曾託
其手勒平安權致衷緒未審以何時得達比聞道路紛紛多謂金陵
有自立者夫君父之讎不共戴天春秋之義有賊不討則故君不得
書葬新君不得書卽位所以防亂臣賊子法至嚴也闖賊李自成稱
兵犯闕手毒君親中國臣民不聞加遺一矢平西王吳三桂介在東
陲獨效包胥之哭

朝廷感其忠義念累世之宿好棄近日之小嫌爰整貔貅驅除狗鼠
入京之日首崇懷宗帝后諡號卜葬山陵悉如典禮親郡王將軍以
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勳戚文武諸臣咸在朝列恩禮有加耕市不
驚秋毫無擾方擬秋高氣爽遣將西征傳檄江南聯兵河朔陳師鞠
旅戮力同心報乃君國之讎彰我

朝廷之德豈意南州諸君子苟安旦夕弗審事機聊慕虛名頓忘實
害予甚惑之國家之撫定燕都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明朝也賊
毀明朝之廟主辱及先人我國家不憚征繕之勞悉索敝賦代爲雪
恥孝子仁人當如何感恩圖報也茲乃乘逆寇稽誅王師暫息遂欲
雄據江南坐享漁人之利揆諸情理豈可謂平將以爲天塹不能飛
渡投鞭不足斷流耶夫闖賊但爲明朝崇耳未嘗得罪於我國家也
徒以薄海同讎特伸大義今若擁號稱尊便是天有二日儼爲勍敵
予將簡西行之銳轉旌東征且擬釋彼重誅命爲前導夫以中華全
力受制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國勝負之數無待著龜矣予
聞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則以姑息諸君子果識時知命篤念故
主厚愛賢王宜勸令削號歸藩永綏福祿

朝廷當待以虞賓統承禮物帶礪山河位在諸侯王上庶不負朝廷
伸義討賊興滅繼絕之初心至南州羣彥翩然來儀則爾公爾侯列

爵分土有平西王之典例在惟執事實圖利之輒近士大夫好高樹名義而不顧國家之急每有大事輒同築舍者宋人議論未定兵已渡河可爲殷鑒先生領袖名流主持至計必能深惟終始寧忍隨俗浮沈取舍從違早應審定兵行在即可東可西南國安危在此一舉願諸君同以討賊爲心毋貪一時瞬息之榮而重故國無窮之禍爲亂臣賊子所笑予實有厚望焉記有之惟善人能受盡言敬布腹心佇聞明教江天在望延跂爲勞書不宣意可法表上其書勸朝廷爲自彊計而旋遣人答書曰南中向接好音可法隨遣使問訊吳大將軍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誼於草莽也誠以大夫無私交春秋之義今倥偬之際忽奉琬琰之章真不啻從天而降也循讀再三殷殷至意若以逆賊尙稽天討煩

貴國憂可法且感且愧懼左右不察謂南中臣民媮安江左竟忘君父之怨敬爲

貴國一詳陳之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真堯舜之主也以庸臣誤國致有三月十九日之事可法待罪南樞救援無及師次淮上凶問遂來地坼天崩山枯海泣嗟乎人孰無君雖肆可法於市朝以爲泄泄者之戒亦奚足謝先皇帝於地下哉爾時南中臣民哀慟如喪考妣無不拊膺切齒欲悉東南之甲立翦兇讎而二三老臣謂國破君亡宗社爲重相與迎立今上以繫中外之心今上非他神宗之孫光宗猶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五月朔日駕臨南都萬姓夾道歡呼聲聞數里羣臣勸進今上悲不自勝讓再讓三僅允監國迨臣民伏闕屢請始以十五日正位南都從前鳳集河清瑞應非一卽告廟之日紫雲如蓋祝文升霄萬目共瞻欣傳盛事大江湧出栴梓數十萬章助修宮殿豈非天意也哉越數日遂命可法視師江北刻日西征忽傳我大將吳三桂借兵貴國破走逆成爲我先皇帝后發喪成禮埽清宮闕撫輯羣黎且罷

薙髮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舉動振古鑠今凡爲大明臣子無不常
跽北向頂禮加額豈但如明諭所云感恩圖報已乎謹於八月薄治
筐篚遣使犒師兼欲請命鴻裁連兵西討是以王師旣發復次江淮
乃辱明誨引春秋大義來相詰責善哉乎推言之然此乃爲列國君
薨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忍死其君者立說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
社稷青宮皇子慘變非常而猶拘牽不卽位之文坐昧大一統之義
中原鼎沸倉猝出師將何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紫陽綱目踵事春
秋其間特書如莽移漢鼎光武中興丕廢山陽昭烈踐祚懷愍亡國
晉元嗣基徽欽蒙塵宋高纘統是皆於國讎未翦之日亟正位號綱
目未嘗斥爲自立率以正統與之甚至如玄宗幸蜀太子卽位靈武
議者疵之亦未嘗不許以行權幸其光復舊物也本朝傳世十六正
統相承自治冠帶之族繼絕存亡仁恩遐被

貴國昔在先朝夙膺封號載在盟府寧不聞乎今痛心本朝之難驅

除亂逆可謂大義復著於春秋矣昔契丹和宋止歲輸以金繒回紇助唐原不利其土地況

貴國篤念世好兵以義動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若乃乘我蒙難棄好崇讎規此幅幘爲德不卒是以義始而以利終爲賊人所竊笑也

貴國豈其然往先帝軫念潢池不忍盡戮勦撫互用貽誤至今今上天縱英明刻刻以復讎爲念廟堂之上和衷體國介冑之士飲血枕戈忠義民兵願爲國死竊以爲天亡逆闖當不越於斯時矣語曰樹德務滋除惡務盡今逆成未服天誅諜知捲土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

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伏乞堅同讎之誼全始終之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共梟逆賊之頭以洩敷天之憤則

貴國義問炤耀千秋本朝圖報惟力是視自此兩國世通盟好傳之無窮不亦休乎至牛耳之盟則本朝使臣久已在道不日抵燕奉盤

孟從事矣可法北望陵廟無涕可揮身蹈大戮罪應萬死所以不卽
從先帝者實爲社稷之故傳曰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可法處今
日鞠躬致命克盡臣節所以報也願殿下實昭鑒之 開封推官陳
潛夫與西平寨副將劉洪起誓師討賊俘杞縣僞官僞巡撫梁啓隆
聞風遁去潛夫等渡河而北大破賊將陳德於柳園傳露布至朝中
大喜擢潛夫監軍御史巡按河南 左都御史劉宗周連疏請告不
得命遂抗疏劾馬士英言陛下龍飛淮甸天實予之乃有扈蹕微勞
入內閣進中樞宮銜世廕晏然當之不疑者非士英乎於是李沾侈
言定策挑激廷臣矣劉孔昭以功賞不均發憤冢臣朝端譁然聚訟
而羣陰且翩翩起矣借知兵之名則逆黨可以然灰寬反正之路則
逃臣可以汲引而閣部諸臣且次第言去矣中朝之黨論方興何暇
圖河北之賊立國之本紀已疏何以言匡攘之略高傑一逃將也而
奉若驕子浸有尾大之憂淮揚失事不難譴撫臣道臣以謝之安得

不長其桀驚則亦恃士英卵翼也劉黃諸將各有舊汛地而置若奕
碁洶洶爲連雞之勢至分割江北四鎮以慰之安得不啓其雄心則
皆高傑一人倡之也京營自祖宗以來皆勳臣爲政樞貳佐之陛下
立國伊始而有內臣盧九德之命則士英有不得辭其責者總之兵
戈盜賊皆從小人氣類感召而生而小人與奄宦又往往相表裏自
古未有奄宦用事而將帥能樹功於方域者惟陛下首辨陰陽消長
之機出土英仍督鳳陽聯絡諸鎮決用兵之策史可法卽不還中樞
亦當自淮而北歷河以南別開幕府與士英相掎角京營提督獨斷
寢之書之史冊爲弘光第一美政宗周時在丹陽王優詔答之而促
其速入士英大怒卽日具疏辭位且揚言於朝曰劉公自稱草莽孤
臣不書新命明示不臣天子也其私人宗室朱統鑽遂劾宗周疏請
移蹕鳳陽鳳陽高牆所在欲以罪宗處皇上而與史可法擁立潞王
其兵已伏丹陽當急備而劉澤清高傑日夜謀所以殺宗周者不得

乃遣客十輩往刺宗周宗周終日危坐未嘗有惰容客前後至者不敢加害而去會黃鳴駿入覲兵抵京口與防江兵相擊鬪士英以統鑰言爲信也亦震恐宗周不得已入朝於是澤清疏劾宗周劉良佐繼之疏未下澤清復草一疏署傑良佐及黃得功名上之言宗周勸上親征謀危君父與姜曰廣吳姓合謀如姓宗周入都臣等卽渡江赴闕面詰諸奸正春秋討賊之義疏入舉朝大駭傳諭和衷集事初澤清疏出遣人錄示傑傑曰我輩武臣乃預朝事耶得功疏辨臣不預聞士英寢不奏可法不平遣使徧詰諸鎮咸云不知可法遂據以入告澤清輩由是氣沮時武臣各占分地賦入不以上供恣其所用置封疆兵事一切不問與廷臣互分黨援干預朝政奏牘紛如始朝廷許諸鎮與聞國是故傑屢條奏而澤清所言獨多狂悖朝廷皆曲意從之 監軍太僕寺少卿萬元吉言先帝天資英武銳意明作而禍亂益滋寬嚴之用偶偏任議之徒太畸也先帝初懲逆璫用事委

任臣工力行寬大諸臣狃之爭意見之異同略綢繆之桑土敵入郊
圻束手無策先帝震怒宵小乘閒中以用嚴於是廷杖告密加派抽
練使在朝者不暇救過在野者無復聊生廟堂號振作而敵彊如故
寇禍彌張十餘年來小人用嚴之效如是先帝亦悔更從寬大悉反
前規天下以爲太平可致諸臣復競賄賂肆欺蒙每趨愈下再撻先
帝之怒誅殺方興宗社繼沒蓋諸臣之孽每乘於先帝之寬而先帝
之嚴亦每激於諸臣之玩臣所謂寬嚴之用偶偏者此也國步艱難
於今已極乃議者求勝於理卽不審勢之輕重好伸其言多不顧事
之損益殿上之彼己日爭閫外之從違遙制一人任事衆口議之如
孫傳庭守關中議者俱謂不宜輕出而已有以逗撓議之者矣賊旣
渡河臣語史可法姜曰廣急撤關寧吳三桂兵隨樞輔迎擊先帝召
對時羣臣亦曾及此而已有以蹙地議之者矣及賊勢燎原廷臣或
勸南幸或勸皇儲監國南都皆權宜善計而已有以邪妄議之者矣

由事後而觀咸追恨議者之誤國儻事幸不敗必共服議者之守經
大抵天下事無全害亦無全利當局者非樸誠通達誰敢違衆獨行
旁持者競意氣筆鋒必欲彊人從我臣所謂任議之途太畸者此也
乞究前事之失爲後事之師以寬爲體以嚴爲用蓋崇簡易推真誠
之謂寬而濫賞縱罪者非寬辨邪正綜名實之謂嚴而鉤距索隱者
非嚴寬嚴得濟任議乃合仍請於任事之人嚴覈始進寬期後效無
令行間再踵藏垢邊才久借然灰收之以嚴然後可任之以寬也詔
褒納之 先是四川舉人楊鏘劉道貞等謀擁蜀王至澍監國巡按
御史劉之勃不可躍入池中議乃寢八月賊偪成都之勃與巡撫都
御史龍文光僉事劉士斗等分陴拒守總兵官劉鎮藩出戰而敗賊
穴城實以火藥又刳大木長數丈者合之纏以帛貯藥向城樓之勃
厲衆奮擊賊卻二三里皆喜以爲將去也甲子黎明火發北樓陷木
石飛蔽天守陴者皆散賊遂入城至澍率妃妾投於井合宗被害鎮

藩突圍投水死總兵官劉佳允亦死之勃等被執賊以之勃同鄉欲用之之勃勸以不殺百姓輔立蜀世子不聽遂大罵賊攢箭射殺之士斗闔門被殺文光及副使張繼孟陳其赤僉事陳孔教長史鄭安民同知方堯相華陽知縣沈雲祚皆不屈死時崇慶知州王勵精仁壽先後知縣劉三策顧繩貽郫縣主簿趙嘉煒縣竹典史卜大經榮縣知縣秦民湯蒲江知縣朱蘊羅興文知縣艾吾鼎南部知縣鄭夢眉攝劍州事教諭單之賓鄉官成都則按察使莊祖誥資縣則主事蔡如蕙縣竹則郎中刁化神御史宗室朱奉鈔皆死難而安岳進士王起義渠縣員外郎李含乙皆舉義兵討賊不克死文光既死蜀人共推川東兵備僉事馬乾攝巡撫事內江員外郎范文光偕劉道貞及蘆山舉人程翔鳳雅州諸生傅元修洪其仁等舉義兵奉鎮國將軍朱平櫛爲蜀王推黎州參將曹勛爲副總兵統諸將而范文光以副使爲監軍道貞等授官有差 設廠衛緝事官巡撫蘇松都御史

祁彪佳上疏極言其弊姜曰廣擬俞旨羣奄共撓之曰廣曰緝事不除宗社且不可知何廠衛之有乃改命五城御史體訪而緝事官不設先是洛陽之陷王太后與王相失戊辰奉迎至南京命於三日內搜括萬金以充賞賜又諭工部以行宮湫隘亟修興寧宮慈禧殿剋期告成庚辰命選淑女隱匿者隣里連坐陳子龍言中使四出搜巷凡有女之家黃紙貼額持之而去閭井騷然明旨未經有司中使私自搜采甚非法紀乃命禁訛傳誑惑者尋復使太監李國輔等分詣蘇杭采訪民間婚娶一空辛巳賜北都殉難文武臣贈廕祭葬諡范景文馬世奇文忠倪元璐劉理順文正李邦華忠文王家彥忠端孟兆祥忠貞孟章明申佳胤節愍施邦曜忠介凌義渠忠清吳麟徵周鳳翔吳甘來許直金鉉陳純德忠節汪偉文烈王章忠烈陳良謨恭愍成德忠毅建旌忠祠於都城祀景文以下二十人及衛景瑗朱之馮湯文瓊諸生許玉仲四人曰正祀文臣以孟章明徐有聲

徐標朱廷煥給事中顧鉉彭瑄御史俞志虞七人附祀劉文炳張慶
臻李國楨鞏永固劉文耀周遇吉等七人曰正祀武臣以衛時春朱
純臣等十五人附祀王承恩一人曰正祀內臣以太監六人附祀成
德母張氏金鉉母章氏汪偉妻耿氏劉理順妻萬氏妾李氏馬世奇
妾朱氏李氏陳良謨妾時氏吳襄妻祖氏九人曰正祀婦人然鉉瑄
志虞輩特爲賊拷死諸侯伯亦大半以兵死國楨純臣皆降賊其他
爲賊拷死而獲贈官贈諡者復數人南北阻絕未能核實也 改前
大學士王應熊兵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總督川湖雲貴軍務專
辦川寇起故巡撫樊一蘅兵部侍郎總督川陝軍務命吏部簡堪任
監司守令者從巡撫御史米壽圖西行 史可法出巡淮安閱劉澤
清士馬返揚州請饒爲進取資馬士英靳不發可法疏趣之因言邇
者人才日耗仕途日淆由名心勝而實意不修議論多而成功絕少
今事勢更非昔比必專主討賊復讎舍籌兵籌饒無議論舍治兵治

饑無人才有撫拾浮談巧營華要者罰無赦王優詔答之 馬士英
既逐呂大器以周鏞雷縝祚曾主立潞王議復令朱統鑣劾姜曰廣
五大罪因言鏞縝祚等皆曰廣私黨請悉置於理初舉朝以逆案攻
大鍼大鍼憾甚及見北都從逆諸臣有附會清流者因倡言曰彼攻
逆案我作順案與之對以自成僞國號曰順也士英遂疏糾從逆庶
吉士周鍾光時亨等并及鏞以鍾時亨名附東林而鍾又鏞從弟也
於是鏞縝祚鍾時亨皆逮治 馬士英之爲阮大鍼奏辨也以高宏
圖爲御史時嘗詆東林必當右己乃言宏圖素知臣者宏圖則力言
逆案不可翻士英與爭宏圖乞罷士英意稍折遲迴月餘用安遠侯
柳祚昌薦中旨起大鍼兵部添註右侍郎熊汝霖言大鍼以知兵用
當置有用地不宜處中朝不聽一日閣中語及故庶吉士張溥士英
曰我故人也死酹而哭之姜曰廣笑曰公哭東林者亦東林耶士英
曰我非畔東林者東林拒我耳宏圖因從與之士英意解而劉宗周

疏劾自外至言殺魏大中者魏璫大鍼其主使也卽才果足用臣慮黨邪害正之才終病世道大鍼進退實係江左興亡乞寢成命有旨切責大鍼宣言宗周劾己曰廣實使之於是士英怒不可止而薦張捷謝陞之疏出朝端益水火矣未幾大鍼兼右僉都御史巡閱江防初史可法慮高傑跋扈難制故置黃得功儀真陰相牽制適京口總兵官黃蜚將之任蜚與得功同姓稱兄弟移書請兵備非常九月丙戌朔得功率騎三百由揚州往高郵迎之傑副將胡茂楨馳報傑傑素忌得功又疑圖己乃伏精卒道中邀擊之得功行至土橋方作食伏起出不意上馬舉鐵鞭飛矢雨集馬踣騰他騎馳有驍騎舞槊直前得功大呼反鬪挾其槊而扶之人馬皆靡復殺數十人跳入頽垣中哮聲如雷追者不敢進遂疾馳至大軍得免方鬪時傑潛師擣儀真得功兵頗傷而所俱行三百騎皆沒遂訴於朝願與傑決一死戰可法命萬元吉和解之不可會得功有母喪可法來弔語之曰士

橋之役無智愚皆知傑不義今將軍以國故捐盛怒而歸曲於高是將軍收大名於天下也得功色稍和終以所殺亡多爲恨可法令傑償其馬復出千金爲賄得功不得已聽之 姜曰廣連遭誣讎屢疏乞休癸巳致仕入辭諸大臣在列曰廣曰微臣觸忤權奸自分萬死上恩寬大猶許歸田臣歸後願陛下以國事爲重馬士英熟視曰廣詈曰我權奸汝且老而賊也旣出復於朝堂相詬詈而罷曰廣骨鯁扼於儉邪不竟其用遂歸 劉宗周告歸將行疏陳五事修聖政振王猷明國是端治術固邦本優詔報聞 追諡開國名臣李善長等十四人諡正德諫臣蔣欽忠烈周璽忠愍張英忠壯劉校李惠並忠毅陸震忠定何遵忠節林公黼忠恪余廷瓚忠愍李紹賢忠端孟陽忠介詹軾忠潔劉概忠質諡天啓慘死諸臣左光斗周朝瑞周宗建李應昇並忠毅袁化中忠愍顧大章裕愍周起元忠惠繆昌期文貞黃尊素忠端萬燝忠貞從李清請也諡建文朝忠臣齊泰黃子澄並

節愍方孝孺文正練子寧卓敬徐輝祖並忠貞暴昭連楹並剛烈陳
迪景清胡閏並忠烈陳性善忠節黃觀文貞鐵鉉忠襄茅大芳高翔
余逢辰並忠愍王叔英文忠廖昇王良並文節黃越忠憲王度襄愍
王炳忠莊戴德彝魏冕巨敬並毅直程本立忠介葛誠果愍杜奇貞
直盧原質張曷並節愍胡子昭介愍郭任清毅盧迴貞達徐子權忠
愍宋徵直愍侯泰勤貞劉璟剛節周璿肅愍陳繼之莊景韓永莊介
龔泰端果葉福節愍謝昇貞勤甘霖丁志方並貞定林英毅節顏伯
瑋姚善忠惠伯瑋子有爲孝節陳彥回林嘉猷並穆愍王良曾鳳韶
高巍並忠毅周是修貞毅王省貞烈陳思賢石撰貞愍周繼瑜張彥
芳並莊愍知縣向朴惠莊鄭恕惠節吏目鄭華貞莊主簿唐子清義
節典史黃謙果義崇剛宋忠並壯愍彭二壯武余瑱翼愍謝貴莊得
孫泰並勇愍俞通淵瞿能並襄烈卓旗張英烈張倫貞勇且各贈官
有差而孝孺弟孝友及黃魁葉惠仲廖鏞廖銘黃彥清黃希范程通

行軍斷事錢芹鎮撫楊本周拱元曾濬護衛指揮盧振都指揮彭聚
卜萬楚智小馬王等並贈官孝孺妻鄭黃觀妻翁曾鳳韶妻李王良
妻胡閏女郡奴等並獲諡從顧錫疇請也又先後諡劉一燦何如寵
並文端文震孟文肅姚希孟文毅羅喻義文介陳仁錫文莊盧象昇
忠烈蔡懋德忠襄贈孫承宗太師賀逢聖少傅並諡文忠呂維祺太
傅諡忠節衛景瑗兵部尙書諡忠毅朱之馮兵部尙書諡忠壯周遇
吉太保諡忠武以懋德不守河爲失策故不予贈廕 北都降賊諸
臣南還史可法言諸臣原籍北土者宜令赴吏兵二部錄用否則恐
絕其南歸之心又言北都之變凡屬臣子皆有罪在北者應從死豈
在南者非人臣卽臣可法謬典南樞臣士英叨任總督未能悉東南
甲疾趨北援鎮臣澤清傑以兵力不支折而南走是首應重論者臣
等罪也乃因聖明繼統鈇鉞未加恩榮疊被而獨於在北諸臣毛舉
而概繩之豈散秩閒曹責反重於南樞鳳督哉宜摘罪狀顯著者重

懲示傲若僞命未污身被刑辱可置勿問其逃避北方徘徊而後至者許戴罪討賊赴臣軍前酌用廷議並從之 呂大器既去馬士英憾未已令太常寺少卿李沾劾之遂削大器籍復命法司逮治之以蜀地盡失無可踪跡而止沾超擢左都御史又逮左光先光先閒行走徽嶺緹騎索不得乃止 吏部尙書徐石麒以年例出御史黃耳鼎給事中陸朗於外朗賄奄人得留用石麒發其罪朗恚詆石麒石麒稱病乞休耳鼎亦兩疏劾石麒并言其枉殺陳新甲石麒疏辨求去益力馬士英擬嚴旨王不許命馳驛歸石麒剛方清介扼於權奸悒悒不得志士英挾定策功將圖封石麒議格之中官田成等納賄請屬石麒悉拒不納由是中外皆怨搆之去士英欲用張國維代時張捷已起吏部侍郎阮大鍼以中旨用捷國維乃乞省親歸 河南巡按御史陳潛夫入朝言中興在進取王業不偏安山東河南地尺寸不可棄豪傑結寨自固者引領待官軍誠分命藩鎮以一軍出穎

壽一軍出淮徐則衆心競奮爭爲我用更頒爵賞鼓舞計遠近畫城
堡俾自守而我督撫將帥屯銳師要害以策應之寬則耕屯爲食急
則披甲乘墉一方有警前後救援長河不足守也汴梁一路臣聯絡
素定旬日可集十餘萬人誠稍給糗糧容臣自將臣當荷戈先驅諸
藩鎮爲後勁河南五郡可盡復五郡旣復畫河爲固南連荆楚西控
秦關北臨趙衛上之則恢復可望下之則江淮永安此今日至計也
兩淮之上何事多兵督撫紛紜並爲虛設若不思外拒專事退守舉
土地甲兵之衆致之他人臣恐江淮亦未可保也時諸帥中獨劉洪
起欲效忠潛夫請予掛印爲將軍馬士英不聽而用其媼姪越其杰
巡撫河南潛夫所建白皆不用諸鎮兵無至者 冬十月乙卯朔兵
部侍郎左懋第等次張家灣

大清傳令止許百人從行授四夷館懋第不肯入仍改鴻臚寺懋第
衰絰入都門

大清責以朝見懋第欲以客禮見反覆折辨國書無由達請祭告諸陵不得陳太牢於旅所哭而奠之 高宏圖與馬士英齟齬四疏乞休庚申致仕 少詹事徐濟陳時政七事以化恩讎去偏黨爲言柳昌祚疏攻濟謂朝服謁潞王於京口自恃東林巨魁與復社楊廷樞顧杲諸奸狼狽相倚陛下定鼎金陵彼爲討金陵檄所云中原逐鹿南國指馬是何語乞置濟於理除廷樞杲名其餘徒黨容臣次第糾彈時國事方棘所奏竟寢濟移疾歸 始高傑居揚州桀驁甚史可法開誠布公導以君臣大義傑感可法忠奉約束可法乃與謀恢復議調黃得功劉澤清二鎮赴邳宿防河傑自提兵直趨歸開且瞰宛洛荆襄以爲根本傑遂具疏上之語激切且云得功與臣猶介介前事臣知報君雪恥而已安能與同列較短長哉然得功終不欲爲傑後勁而澤清尤狡橫難任可法不得已調劉良佐赴邳徐與傑相聲援傑遂帥師移鎮徐州左中允衛允文兼兵科給事中監其軍可法

議分布諸將奏請以總兵官李成棟鎮徐州賀大成揚州王之綱開封李本身胡茂楨隸高傑麾下爲前鋒而令總兵官劉肇基駐高家集李棲鳳駐睢寧以防河閣標前鋒則用張天祿駐瓜州馬士英阮大鍼慮東林倚左良玉爲難謾語修好而陰忌之築板磯城爲西防良玉歎曰今西何所防殆防我耳故錦衣衛都督劉僑者嘗遣戍由周文江賄張獻忠受僞官及良玉復斬黃僑削髮逃去黃澍持之急而士英納僑賄令訐澍遂復僑官削澍職尋以楚府中尉朱盛濃言遣緹騎逮澍良玉令部將羣譁欲下南京索饟因保救澍袁繼咸爲留江漕十萬石饟十三萬金給之且上疏代澍申理士英不得已乃免澍逮澍匿良玉軍中良玉與士英由此有隙先是繼咸陳致治守邦大計引宋高宗用黃潛善汪伯彥事語侵士英至是士英亦與繼咸隙所奏悉停寢 壬午

大清遣左懋第等還旣出都陳洪範請身赴江南招諸將劉澤清等

降附而留懋第等勿遣十一月自滄洲追還懋第改館太醫院和議不成 命故唐王聿鍵徙居廣西平樂府 史可法赴清江浦遣官屯田開封爲經略中原計諸鎮分汛地自王家營而北至宿遷最衝要可法自任之築壘緣河南岸時山西山東郡縣

大清已次第撫定分兵下江南戊子可法舟次鶴鎮諜報

大清兵入宿遷可法進至白洋河命劉肇基李棲鳳往援壬辰渡河復其城越數日

大清兵還攻邳州軍城北肇基復援之軍城南相持半月而解時李自成猶未滅可法請頒討賊詔書言自三月以來大讎在目一矢未加昔晉之東也其君臣日圖中原而僅保江左宋之南也其君臣盡力楚蜀而僅保臨安蓋偏安者恢復之退步未有志在偏安而遽能自立者也大變之初黔黎灑泣紳士悲哀猶有朝氣今則兵驕饜紕文恬武嬉頓成暮氣矣河上之防百未經理人心不肅威令不行復

讎之師不聞及關陝討賊之詔不聞達燕齊君父之讎置諸膜外夫我卽卑宮菲食嘗膽臥薪聚才智精神枕戈待旦合方州物力破釜沈舟尙虞無救以臣觀廟堂謀畫百執事經營殊未盡然夫將所以能克敵者氣也君所以能禦將者志也廟堂志不奮則行間氣不鼓夏少康不忘出竇之辱漢光武不忘析薪之時臣願陛下爲少康光武不願左右在位僅以晉元宋高之說進也先皇帝死於賊恭皇帝亦死於賊此千古未有之痛也在北諸臣死節者無多在南諸臣討賊者復少此千古未有之恥也庶民之家父兄被殺尙思穴胸斷脰得而甘心況在朝廷顧可漠置臣願陛下速發討賊之詔責臣與諸鎮悉簡精銳直指秦關懸上爵以待有功假便宜而責成效絲綸之布痛切淋漓庶海內忠臣義士聞而感憤也國家遭此大變陛下嗣登大寶與先朝不同諸臣但有罪之當誅曾無功之足錄今恩外加恩未已武臣腰玉名器濫觴自後宜慎重務以爵祿待有功庶猛將

武夫有所激厲兵行最苦無糧搜括既不可行勸諭亦難爲繼請將不急之工程可已之繁費朝夕之燕衍左右之進獻一切報罷卽事關典禮亦宜概從節省蓋賊一日未滅卽有深宮曲房錦衣玉食豈能安享必刻刻在復讎雪恥振舉朝之精神萃萬方之物力盡并於選將練兵一事庶人心可鼓天意可回可法每繕疏循環諷誦聲淚俱下聞者無不感泣比

大清兵已下邳宿可法飛章報馬士英大笑謂坐客楊士聰曰君以爲誠有是事耶乃史公妙用也歲將暮防河將吏應敘功耗費軍資應稽算此特爲敘功稽算地耳 桂王常瀛薨於梧州世子已先卒

次子安仁王由櫟襲封 御史沈宸荃言經略山東河南者王永吉張縉彥也王永吉失機先帝拔爲總督擁兵近甸不救國危縉彥官部曹先帝驟擢典中樞乃率先從賊卽加二人極刑不爲過陛下屈法用之而永吉觀望逗遛縉彥狼狽南竄死何以對先帝生何以對陛下

下昌平巡撫何謙失陷諸陵罪亦當按都城既陷守土臣宜皆厲兵秣馬以報國讎乃賊塵未揚輒先去以爲民望如河道總督黃希憲山東巡撫邱祖德尙可容偃臥家園乎疏入謙祖德等命逮治永吉縉彥不罪 張獻忠僭號大西國王改元大順卽僞位以蜀王府爲宮名成都曰西京設左右丞相六部五軍都督府等官養子孫可望艾能奇劉文秀李定國等皆爲將軍分徇諸府州縣悉陷之保寧順慶先已降李自成置官吏獻忠悉逐去自成發兵攻不克遂據有全蜀惟遵義一郡及黎州土司馬金石硃秦良玉堅不下獻忠黃面長身虎頷人號黃虎性狡譎嗜殺一日不殺人輒悒悒不樂詭開科取士集於青羊宮盡殺之筆墨成邱冢坑成都民於中園殺各衛籍軍九十八萬又遣四將軍分屠各府縣名草殺僞官朝會拜伏呼爨數十下殿爨所斃者引出斬之名天殺又創生剝皮法皮未去而先絕者刑者抵死將卒以殺人多少敘功次共殺男女六萬萬有奇賊將

有不忍至縊死者僞都督張君用王明等數十人皆坐殺人少剝皮死并屠其家脅川中士大夫使受僞職敘州布政使尹伸廣元給事中吳宇英並不屈死諸受職者尋亦皆見殺其慘虐無人理不可勝紀又用法移錦江涸而闕之深數丈埋金寶億萬計然後決堤放流名水藏曰無爲後人有也時督師大學士王應熊總督侍郎樊一蘅共入遵義守之應熊縞素誓師開幕府與一蘅檄諸舊將會師大舉會巡撫馬乾擊走賊將劉廷舉復重慶松潘副將朱化龍同知詹天顏擊斬賊將王運行復龍安茂州一蘅乃起舊將甘良臣爲總統副以侯天錫屠龍合參將楊展游擊馬應試余朝宗所攜潰卒得三萬人而曾英李占春于大海王祥曹勛等義兵並起故獻忠誅殺益毒治從賊之獄仿唐制六等定罪十二月刑部尙書解學龍議定上之其一等應磔者宋企郊牛金星李振聲喻上猷陸之祺楊王休知府張嶙然提學參議黎志陞太僕寺少卿曹欽程給事中高翔漢檢

討劉世芳十一人二等應斬秋決者光時亨鞏煇周鍾主事方允昌
四人二等應絞擬贖者楊枝起廖國遴王承曾副使原毓宗庶吉士
何孕光少詹事項煜修撰陳名夏七人四等應戍擬贖者侯恂主事
王孫蕙檢討梁兆陽大理寺正錢位坤副使王秉鑑御史陳羽白裴
希度張懋爵郎中劉大鞏員外郎郭萬象給事中申芝芳修撰楊廷
鑑舉人吳達金汝礪黃繼祖十五人五等應徒擬贖者方拱乾參議
宋學顯主事繆沅給事中吳兆龍傅振鐸進士吳剛思檢討方以智
傅鼎銓庶吉士張家玉及沈元龍十人六等擬杖應贖者員外郎潘
同春吳泰來主事張琦行人王于曜行取知縣周壽明進士徐家麟
及向列星李櫛八人其留北俟後定奪者楊觀光龔鼎孳孫承澤張
若麒少詹事何瑞徵副使方大猷侍郎黨崇雅熊文舉太僕寺卿葉
初春給事中戴明說劉昌御史涂必泓張鳴駿司業薛所蘊參議趙
京仕編修高爾儼郎中衛周祚及黃紀孫襄十九人其另存再議者

給事中翁元益郭充庶吉士魯棗吳爾壘史可程王自超白孕謙梁清標楊棲鶚張元琳呂崇烈李化麟朱積趙頴劉廷琮郎中侯佐吳之琦員外郎左懋泰鄒明魁行人許作梅進士胡顯博士龔懋熙及王之牧王皋梅鶚姬琨朱國壽吳嵩孕二十八人其已奉旨錄用者兵部尚書張縉彥衛允文給事中時敏諭德韓四維御史蘇京行取知縣黃國琦施鳳儀郎中張正聲中書顧大成及姜荃林等十人也得旨周鍾等不當緩決陳名夏等未蔽厥辜侯恂宋學顯吳剛思方以智潘同春等擬罪未合新榜進士盡污僞命不當復玷班聯令再議惟方拱乾結納馬士英阮大鍼特旨免其罪然學龍所定案亦多漏網而所擬一等諸犯皆隨賊西行實未嘗正刑辟也 通政使楊維垣爲霍維華等訟冤章下吏部尚書張捷重述三朝舊事力稱維華等忠凡逆案已死者悉予贈卹 河南巡撫越其杰老憊不知兵總督北直山東河南北尚書張縉彥不能馭諸將先是蕭應訓復南

陽及泌陽舞陽桐柏遣子三傑獻捷陳潛夫授告身飲之酒鼓吹旌
旂前導出三傑喜過望往謁其杰其杰故爲尊嚴厲辭詰責詆爲賊
三傑泣而出萌異心潛夫過諸寨皆饒吹送迎其杰間過之諸寨皆
閉門不出其杰恚譖潛夫於馬士英士英怒召潛夫還以兵部主事
凌駟代之 高傑旣至徐州沿河築牆專力備禦且遣人通好於鎮
守開封總兵官許定國爲聯絡河南計張縉彥亦奏定諸將分地已
大清兵至孟津先遣精兵渡河沿河十五塞堡俱望風歸附

大兵入河南府總兵官李際遇迎降縉彥等並走沈邱河南撫鎮飛
章告急命傑進屯歸德爲備 王性闇弱湛於酒色聲伎委任馬士

英及阮大鍼士英獨握大柄內倚田成輩外結劉孔昭朱國弼柳昌
祚劉澤清劉良佐等而一聽大鍼計盡起逆案中楊維垣徐景濂虞
廷陞郭如闇周昌晉虞大復徐復陽陳以瑞吳孔嘉輩而與張捷唐
世濟等比張孫振袁宏勳劉光斗皆得罪先朝復置之言路爲爪牙

朝政濁亂賄賂公行四方警報狎至士英一無籌畫日以鋤正人引
兇黨爲務大僚降賊者賄入輒復其官諸白丁隸役輸重賂立躋大
帥都人爲語曰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其刑賞倒亂如此大鉞嘗
以烏絲闌寫己所作燕子箋雜劇進之時歲將暮王一日居興寧宮
愴然不樂韓贊周請其故王曰黎園殊少佳者贊周泣曰奴以陛下
或思皇考乃作此想耶

大清順治二年春正月袁繼咸言元朔者人臣拜手稱觴之日陛下
嘗膽臥薪之時念大恥未雪宜以周宣之未央問夜爲可法以晚近
長夜之飲角觝之戲爲可戒省土木之功節浮淫之費戒諭臣工後
私鬪而急公讎臣每歎三十年來徒以三案葛籐血戰不已若要典
一書已經先帝焚毀何必復理其說書苟未進宜寢之卽已進宜毀
之又請下寬大之詔解圜扉疑入之囚斷草野株連之案王降旨俞
其言 興平伯高傑進兵歸德許定國方駐睢州有言其送子渡河

者傑招定國來會不應復邀越其杰陳潛夫同往睢州定國始郊逆其杰諷傑勿入城傑心輕定國不聽遂入城乙未定國置酒享傑傑飲酣爲定國刻行期且微及送子事定國益疑無離睢意傑固促之定國怒夜伏兵傳礮大呼其杰等亟遁走傑醉臥帳中未起衆擁至定國所殺之先是傑以定國將去睢盡發兵戍開封所留親卒數十人而已定國僞恭順多選伎侍傑而以二伎偶一卒寢卒盡醉及聞礮欲起爲二伎所掣不得脫皆死丙申傑部下至攻城老弱無孑遺定國走降

大清軍傑爲人淫毒揚民間其死皆相賀然是行也進取意甚銳史可法流涕頓足歎曰中原不可爲矣遂如徐州以總兵官李本身爲提督統傑兵本身者傑甥也以胡茂楨爲督師中軍李成棟爲徐州總兵諸將各分地又立傑子元爵爲世子請卹於朝軍乃定傑軍旣還於是大梁以南皆不守衛允文承馬士英指疏謂可法士英卽擢

允文兵部侍郎總督興平軍以分其權可法益不得展布 癸卯中

旨以吏部侍郎蔡奕琛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解學龍奉詔擬

周鍾光時亨等各加一等潘同春諸臣皆候補小臣受偽無據仍執

前律時馬士英阮大鍼必欲殺鍾學龍欲緩其死謀之大學士王鐸

乘士英注籍上之且請停刑鐸即擬俞旨褒以詳慎平允士英聞之

大怒然事已無及大鍼暨張捷楊維垣聲言欲劾學龍學龍引疾命

未下朱國弼及御史張孫振等詆其曲庇行私遂削籍歸 二月進

阮大鍼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仍閱江防 丙子改上思宗廟號曰

毅宗 己卯改鑄南京各衙門印去南京二字 先是有狂僧大悲

出語不類為總督京營戎政趙之龍所捕阮大鍼欲假以誅東林及

素所不合者因造十八羅漢五十三參之目書史可法高宏圖姜曰

廣等姓名納大悲袖中海內人望無不備列禮部尚書錢謙益先已

疏頌馬士英且為大鍼訟冤修好矣大鍼憾不釋亦列焉將窮治其

事獄詞詭祕朝士皆自危士英不欲興大獄乃當大悲妖言律斬而止 羣小皆不喜袁繼咸汰其軍饟六萬軍中有怨言繼咸疏爭不得又以江上兵寡議造戰艦檄九江僉事葉士彥於江流截買材木士彥家蕪湖與諸商暱封還其檄繼咸以令不行疏劾士彥士彥同年黃耳鼎亦劾繼咸言繼咸有心腹將校勸左良玉立他宗良玉不從云良玉嘗不拜監國詔聞之益疑懼上疏明與繼咸無隙耳鼎受指使而言要典宜再焚羣小由是交口言繼咸良玉倡和脅制朝廷矣

大清兵攻潼關僞伯馬世耀以六十萬衆迎戰敗死潼關破李自成遂棄西安由龍駒寨走武岡入襄陽 三月協理詹事府事禮部尙書黃道周祭告禹陵瀕行陳進取策不用 有自北來自稱莊烈帝太子者朝臣驗之以爲駙馬都督王昺孫王之明者僞爲之繫之獄又有童氏者自言王繼妃劉良佐具禮送之陳潛夫至壽州見車馬

騶從傳呼皇后來亦稱臣朝謁及童氏入都王以爲假冒亦下獄責
潛夫私謁妖婦逮治之都下士民譁然不平總督湖雲川貴廣西侍
郎何騰蛟寧南侯左良玉靖南侯黃得功廣昌伯劉良佐皆上疏爭
并及童妃事王急出獄詞徧示中外衆論益籍籍謂馬士英等朋奸
導王滅絕倫理黃澍在良玉軍中日夜言太子冤狀請引兵除君側
惡借此激衆以報己怨召三十六營大將與之盟良玉反意乃決又
以士英裁其饜大憾傳檄討士英復上疏歷言其罪請誅士英大鉞
等以謝先帝疏上遂引兵東自漢口達蘄州列舟二百餘里良玉之
請全太子不得也袁繼咸疏言太子真僞非臣所能懸揣真則望行
良玉言僞則不妨從容審處多召東宮舊臣辨識以解中外之疑疏
未達良玉已反良玉邀騰蛟偕行不可則盡殺城中人以劫之士民
爭匿其署中騰蛟坐大門縱之入良玉破垣舉火避難者悉焚死騰
蛟卽解印付家人令速走將自剄爲良玉部將擁去良玉欲與同舟

不從乃置之別舟以副將四人守之舟次漢陽門騰蛟乘間躍入江水四人懼誅亦赴水騰蛟漂十餘里漁船救之起則漢前將軍關壯繆侯廟前也家人懷印者亦至相視大驚覓漁舟忽不見遠近謂騰蛟忠誠得神佑益歸心焉

大清兵既定關陝分三路同趨歸德克郟城上蔡諸縣所過城邑皆附遂進取歸德巡按御史凌駟死之王應熊奏上討賊方略請敕

川陝湖廣兩總督鄖陽湖廣貴州雲南四巡撫出師合討并劾馬乾縱兵淫掠奪職提訊會蜀地大亂詔命不至乾行事如故乃傳檄遠近協力討賊劉廷舉之敗走也張獻忠遣劉文秀等攻重慶水陸並進乾固守曾英與劉齡長自遵義援之與部將于大海李占春張天相等夾擊破賊兵數萬英威名大振諸別將皆屬兵二十餘萬奉樊一蘅節制夏四月馬士英遣阮大鍼黃得功劉孔昭等禦左良玉

命總督上江軍務尙書朱大典監得功軍而檄江北劉良佐等兵從

之西時

大清兵日南下大理寺少卿姚思孝御史喬可聘成友謙請無撤江北兵亟守淮揚士英厲聲叱曰若輩東林猶藉口防江欲縱左逆入犯耶北兵至猶可議款左逆至則若輩高官我君臣獨死耳力排思孝等議淮揚備禦益弱 初阮大鍼僑居南京聯絡南北附璫失職諸人劫持當道且招納游俠爲談兵說劍覲以邊才召無錫顧杲吳縣楊廷樞貴池吳應箕桐城左國材蕪湖沈士柱餘姚黃宗羲鄞縣萬泰等方聚講南京惡大鍼甚會京師有警作留都防亂公揭討之列名者百四十人皆復社諸生也大鍼懼乃閉門謝客獨與馬士英深相結及大鍼得志遂誣逮杲下獄而杲等公揭主之者周鏞也大鍼以故恨鏞謀殺之鏞獄急應箕獨入獄護視大鍼聞急遣騎捕之應箕夜亡去鏞屬御史陳丹衷求解於士英爲緝事者所獲丹衷出爲知府於是察處御史羅萬爵希大鍼指上疏痛詆鏞而鏞同里光

祿寺卿祁逢吉見人輒詈鑣遂得爲戶部侍郎亡何左良玉檄言士英引用大鉞構陷鑣及雷縯祚士英大鉞益怒大鉞謂鑣實召良玉兵王乃賜鑣縯祚自盡故事小臣無賜自盡者因良玉兵東下故大鉞輩急殺之而周鍾光時亨亦棄市大鉞輩旣殺鍾時亨卽傳旨從逆諸臣二等罪斬者謫充雲南金齒軍三等罪絞者充廣西邊衛軍四等以下俱爲民永不敘用大鉞又銜諸生沈壽民前劾楊嗣昌疏有刺己語姜垓爲行人見署中題名碑疏請去己名故必欲殺垓壽民垓壽民各變姓名逃避之國亡乃解臬憲成之孫也 初袁繼咸聞李自成兵敗南下命部將郝效忠陳麟鄧林奇守九江自統副將汪碩畫李士元等援袁州防賊由岳州長沙入江西境旣已登舟聞左良玉反復還九江良玉舟抵北岸貽書繼咸願握手一別爲皇太子死九江士民泣請繼咸往紓一方難繼咸會良玉於舟中良玉語及太子下獄事大哭次日舟移南岸良玉袖出皇太子密諭劫諸將

盟繼咸正色曰密諭從何來先帝舊德不可忘今上新恩亦不可負
密諭從何來良玉色變良久乃曰吾約不破城改檄爲疏駐軍候旨
繼咸歸集諸將於城樓而灑泣曰兵諫非正晉陽之甲春秋惡之可
同亂乎遂約與俱拒守而效忠及部將張世勳等則已出與良玉合
兵入城殺掠繼咸聞之欲自盡黃澍入署拜泣曰寧南無異圖公以
死激成之大事去矣副將李士春亦密白繼咸隱忍至前途王文成
之事可圖也繼咸以爲然遂出責良玉良玉已疾篤夜望見城中火
起大哭曰予負臨侯臨侯繼咸別號也嘔血數升遂死其子夢庚祕
不發喪諸將推爲留後後七日諸軍自彭澤東下連陷建德東流殘
安慶城巡撫都御史張亮被執夢庚挾亮與俱行抵池州不破城貽
副將惠登相書曰留此待後軍登相大詬曰若此則我反不如前爲
流賊時矣如先帥未命何檄其軍返夢庚見黑旂船西上索輕舸追
及之登相與相見大慟以夢庚不足事引兵絕江而去諸將乃議旋

師初夢庚自立陽語繼咸至池州候旨繼咸密以疏聞道梗不得達中朝皆疑繼咸良玉同反亮乘間赴水死黃得功等破左夢庚於銅陵解其圍夢庚兵至采石得功等與相持阮大鍼劉孔昭虛張捷音以邀爵賞李自成走武昌

大清兵兩道追躡連破之鄧州承天德安武昌窮追至賊老營大破之者八史可法移軍駐泗州防祖陵將行以左良玉犯闕召可法入援渡江抵燕子磯黃得功已破良玉軍可法乃趨天長檄諸將救盱眙俄報盱眙已降

大清泗州援將侯方巖全軍沒可法一日夜奔還揚州訛傳許定國兵將至殲高氏部曲城中人悉斬關出舟楫一空可法檄各鎮兵無一至者獨劉肇基自白洋河趨赴過高郵不見妻子既入城請乘大清兵未集背城一戰可法持重朝命劉澤清等往援而澤清已潛

謀輸款壬申

大清兵大至屯班竹園明日總兵官李棲鳳監軍副使高岐鳳拔營
出降城中勢益單諸文武分陴拒守舊城西門險要可法自守之作
書寄母妻且曰死葬我高皇帝陵側越二日

大清兵薄城下肇基分守北門發礮傷圍者已而

大兵礮擊城西北隅丁丑城破可法自刎不殊一參將擁之出小東
門遂被執可法大呼曰我史督師也可速殺我勸之降不從遂被殺
肇基帥所部四百人巷戰格殺數百人後騎來益衆力不支一軍皆
沒副將乙邦才馬應魁莊子固樓挺江雲龍李豫參將陶國祿許謹
馮國用陳光玉李隆徐純仁游擊李大忠孫開忠都司姚懷龍解學
曾等皆巷戰死監軍僉事王纘爵揚州知府任民育同知曲從直江
都前後知縣周志畏羅伏龍兩淮鹽運使楊振熙監饟知縣吳道正
江都縣丞王志端賞功副將汪思誠幕客盧渭歸昭等十九人及遵
義知府何剛庶吉士吳爾壩家居侍郎張伯鯨並死之而諸生婦女

死節者甚衆可法爲督師行不張蓋食不重味夏不簔冬不裘寢不
解衣年四十餘無子其妻欲置妾太息曰王事方殷敢爲兒女計乎
歲除遣文牒至夜半倦索酒庖人報殺肉已分給將士無可佐者乃
取鹽豉下之可法素善飲數斗不亂在軍中絕飲是夕進數十觥思
先帝泫然淚下凭几臥比明將士集轅門外門不啓左右遙語其故
民育曰相公此夕臥不易得也命鼓人仍擊四鼓戒左右毋驚相公
須臾可法寤聞鼓聲大怒曰誰犯吾令將士迷民育意乃獲免可法
死覓其遺骸天暑衆屍蒸變不可辨識踰年家人舉袍笏招魂葬於
揚州郭外之梅花嶺其後四方弄兵者多假其名號以行故時謂可
法不死云

大清兵臨江監軍副使楊文驄與總兵官鄭鴻逵鄭彩駐金山扼大
江而守五月壬午朔擢文驄僉都御史巡撫常鎮二府兼督沿海諸
軍封鴻逵爲伯文驄乃還駐京口合鴻逵等兵南岸與

大清兵隔江相持

大清兵編大筏置燈火夜放之中流南岸軍發礮石以爲克敵也日奏捷己丑夜

大清兵乘霧潛濟迫岸諸軍始知倉皇列陳甘露寺鐵騎衝之悉潰文驄走蘇州鴻逵彩帥衆還福建緣道劫掠辛卯夜王走太平趨靖國公黃得功軍劉孔昭斬關遁壬辰馬士英奉王太后以黔兵四百人爲衛奔杭州亂兵擁王之明立之得功方收兵屯蕪湖癸巳王潛入其營得功驚泣曰陛下死守京城臣等猶可盡力柰何聽奸人言倉卒至此且臣方對敵安能扈駕王曰非卿無可仗者得功泣曰願效死朱大典與阮大鍼見王舟中亦誓力戰丙申

大清兵至南京王之明及文武百官盡出迎降徐宏基走吳江刑部尙書高倬自縊死儀制主事黃端伯以不出降捕繫之卒不降就戮戶部郎中劉成治戶部主事吳嘉胤中書舍人龔廷祥欽天監博士

陳于階國子生吳可箕武舉黃金璽布衣陳士達並死焉

大清命鴻臚寺丞黃家鼐往蘇州安撫楊文驄襲殺之遂走處州

大清知王出奔分兵襲太平黃得功以戰荻港時傷臂幾墮衣葛衣以帛絡臂佩刀坐小舟督麾下八總兵結束前迎敵而劉良佐已先歸命大呼岸上招降得功怒叱曰汝乃降乎忽飛矢至中其喉偏左得功知不可爲擲刀拾所拔箭刺吭死其妻聞之亦自經總兵官翁之珙投江死中軍田雄遂挾王降丙午執至南京得功麤猛不識文義然忠義出天性聞以國事相規誠者輒屈己改不旋踵其行軍紀律嚴下無敢犯所至人感其德時諸鎮皆納款袁繼咸勸左夢庚旋師不聽遣人語鄧林奇汪碩畫李士元毋爲不忠事林奇等避皖湖中遣人陰逆繼咸繼咸已爲郝效忠給赴其軍將及湖口而夢庚效忠降於我

大清遂執繼咸北去 何騰蛟從寧州轉瀏陽抵長沙集參政堵胤

錫僉事傅上瑞副使嚴起恆章曠周大啓推官吳錫晉等痛哭盟誓
分士馬舟艦糗糧各任其一令胤錫攝湖北巡撫上瑞攝湖南巡撫
曠爲總督監軍大啓提督學政起恆督衡永二郡軍食晉錫攝彬桂
道事卽遣曠調副將黃朝宣張先璧劉承允兵朝宣自燕子窩先璧
自淑浦承允自武岡先後至兵勢稍振

明紀卷第五十八